



# 牛

吉 永 關



書 叢 北 南

牛在牛廄裏吃草，安靜而悠閒；它慢慢的咀嚼着，吞嚥着，貪婪的把口水浸潤在穀草上，吐出來又吃掉，迂緩而且鎮定，如一個赴筵的年邁的紳士。穀草鋤斷得極不整齊，顯然可見鋤草工人們的草率和粗心；牲口中只有牛才能吃這樣劣等的草，主人和每個田主一樣，有着近於吝嗇的節儉的性格，他由這裏省掉一筆費用。這牛廄是馬廄改建的，雖然破敝，也可以見到當日這是個相當寬大的馬廄，而且更可以想到田主家業的殷實。——牛在這廄裏散懶的盤踞着，只有它感到某種慾望衝動的時候，它才發着啞然而寬大的聲音吼道：

「哞……哞……」

七月，天在落雨，冀魯大平原三角淀地帶，——由子牙河和大清河交叉灌溉的沃土地帶，沒有一家不是潮烘烘的，鬱熱的濕氣在培育着大地的生物，滋潤而且充沛。

田中高五爺！人們都這樣稱呼他！是個經過勞苦的煉練的老頭子，他大概有六十歲了，瘦弱而且枯槁，他的臉上爬滿亂七八糟的縐紋，標明他是個在田地裏和莊稼一塊長起來的農民。鬚鬚還沒有全白，在左太陽穴上，有一塊黑痣。一聽見牛在嘔裏吼，就蹣跚的走過來。

「你又不高興麼？」他拍着牛的脊背，有如拍着一個孩子似的說道：

「你不要不高興！你就要吃胖起來了，」他給「牲口槽」(註一)添上草，撫摸着牛的頭頸，自言自語的說：「就是瘦一點……也不過口(註二)，慢慢的就好了，就好了……」

五爺看了一回牛吃草，而且把堆在牆角的穀草歸置一下，工夫一長，便覺得腰腿發酸。

(註一)用木頭作成的類似箱子的東西，盛草料給牲口吃的。

(註二)就是不老的意思。

「真是老了，不行了……」他想着，坐在門檻上休息。天雖然緊一陣慢一陣的下着雨，他也還在氣喘，額角流着汗水，渾身煩燥，他不覺嘆息道：「老了……到底是老了呢……」

十年，不，十五年以前，這人是這個小鎮甸上的紳士，那時候他的精神和身體還在充滿着洋溢的力量，他那一伙，和他一樣在這個小鎮甸上有地位和身份的中年人，都還健在。大家每天到商會喝茶，而且商議鎮上的公事。商會會長王佐才，一個胖子，三和公綢緞店的東家兼經理，隨時都在喘息，有着喝上等茶葉的嗜好。他自己永遠帶來兩塊四一斤的小葉，商會有一把給他預備的專用的江西磁壺，大家都歡迎他，因為可以喝他的好茶葉。另一個使人不能忘記的是席店的老闆劉忠，一個出色的談諧的傢伙，高大而枯瘦，人稱杉篙劉，可是賣席的農民却同他招呼作「電線竿子」，他沒有一時不在說笑話，作夢的時候也說。有一回在商會睡午覺，忽然就說起笑林廣記來了。和他正好相反的是岳四爺岳國棟，這人是個很好的地主。他坐在屋角的椅子上，永遠不發表意見也不參加人們的議論，然而對人們的爭執却是關心的，有時他點點頭或者無緣無故的大笑一陣，據說這傢伙跟太太——全鎮有名的岳四奶奶——在私房裏也很少交談，那女人便大罵道：

「你是一個啞叭嗎？那一輩子你是得話撈托生的呀！唯，說話呀！」

他不作聲，最多不過向太太的漂亮的白晰胖臉毫無理由的——他自己也許感覺興趣——乾笑一陣子。可是他試他太太給他養育了半打粗壯的小伙子。革命黨，二百伍，丫頭，筐子，啞吧和天津衛，這名子都是太太起的，而且沒有一個不善於說話，都是天才的演說家，連啞吧也在內。岳四爺爲了躲避這些饒舌者給他的苦惱，他每天躲在商會裏。

青年人在這一圈裏得不到信賴和重視，他們都是小孩子，「我看着他們長大的，」五爺說，而且一到他們走進商會辦公室的時候，大家便都閉了嘴，劉忠馬上由談着小白菜的——這是一個暗娼的名子——某種特殊生理構造的傳聞，轉到賣席的行市上去了。

他們都是很規矩的人物，在大街上走着的時候，也是正正經經的，因爲都是有身份的人呢。

尤其是高五爺，年歲和修養也有關係，他實在是一個好紳士，所以沒有人不尊敬而且永遠被人們稱他爲高五爺。

青年人能够參加這個集團的只有書記楊晉福，這人生來和氣，文雅大方，不像一般毛草草的小伙子的作風，在私塾念了六年書，寫一筆工整的小楷，練的是顏真卿。過年的時候代人寫春聯，往往又不收費用，所以很爲鎮上的輿論贊揚，他可以旁聽紳士們的會議。而且

有時參加意見。和他拿着一樣多薪水的李昇，粗頭大耳，只在門房裏瞎睡，好打牌，說大話，鑽狗洞，有眼量和任何人打架，並且不怕正法；辦着一個私娼，久已成爲公開的祕密，只有商會會長一個人裝作還不知道有這段艷史。然而他却也是商會的重要人物，因爲每月的「花銷」只有他出馬才能儉齊，而且又是撒蠟子肉熬魚切麵的能手，隔個三日五日，這小鎮甸上的紳士們便有一次集會，這時候大家一種自然的本能就想起李昇來，於是派聽差去街上找來這流浪漢，交給他錢安排大家的晚餐。

這時候，一切行事都由五爺設計和吩咐，他愉快而且滿足，大家吃飽的時候，商量怎樣分派花銷和這些捐稅除去報銷縣衙門，贖下來的富裕作什麼用場。同時也就順便談到天津的生活，女人，買賣行市，一些莫名其妙的新名詞等等。這個小鎮甸的唯一的中心活動，這時候都集中在這三間辦公室兼俱樂部的屋子裏了。

然而現在，十年，不，也許是十五年，日子過得真快呀！

田主高五爺望着院子裏落雨，天是灰色的，那雨意愜而疏慢，「這那像伏天的雨呢，」高五爺感慨的嘆息道：「簡直連老天爺都跟着變了，……都變了。」

牛在牛廐裏又低啞的叫喚起來。

「都和牛一樣，」他向他自己說：「不是都和牛一樣麼……人們的生活，作工而且吃草……」

田主高五爺想起的心思，心思如一堆亂麻。

已經六十歲了，六十年，整六十年，都過的是什麼日子呀！

他自己寂寞的，沈醉的想着。

一個秀才，最末一次國家選拔的人材，所有這樣的地位和身份，而且又是有着四百畝田的地主；有一個舖子，聚興成磁器嫁妝店，代賣玻璃，肥身，肥田粉和鷄鶴商標的牛黃清心丸。一切都是安定的，愉快的，幸運的，長工和把式（註三）都是勤慎而且好心的人；守善堂高和紳士高五爺，在這個小鎮甸和左右五七十里地的村鎮，有一個不知道和不羨慕的麼！

過年的時候在包了漆黑鉛板的大門上貼好「文章華國，忠厚傳門」的對聯，全家在堂屋裏一塊吃大年餃子的時候，高五爺便對他的家族自滿的笑了。小鎮上像這樣殷實的日子，一共有幾家呢？沒有幾家。「新發家」楊家，那總不能算作「詩書門第」唄。高家的祖先就是

（註三）所謂「把式」，是趕車的人，在長工中，地位最高，他差不多是長工中的領袖。



穿着長衫的，到現在，高家的子孫還是穿長衫。楊家雖然也置了產業，然而誰也知道楊家是「跑關東」出身，而楊文遠的爸爸，現在開着雜貨店並且代辦郵政的楊大少這人的祖父，却是一個沒有一點恆產的流氓。

「那時候沒有人肯和楊家作親呢，」高五爺向他的家族說：「現在發財了，……只要好好過日子，是沒有不發達的呀！」他教訓着他的正在念着中學的叫做高賢的孫子，「現在託人去說媒的踏平了門盤呀！只要好好過日子，知道日子的甘苦……我家的家訓便是三個字，求——人——難——！——他又嘮叨的講起朱子治家格言來，「你們要量入爲出，不能多掙錢就少花錢，所以成家立業……」

叫作高賢的中學生，爲了討老人的歡心起見，便開始臨模朱子治家格言的字帖。

這六七年前的愉快的家庭生活，過去的太快了。他嘆道：「真是曇花一現……」

當初也是用一切勞苦，忍耐，憑藉祖宗給留下來的一點財產和機會，掙扎奮鬥過來的。所以高五爺對今日變成了這樣殘破和狼狽的家，有一種不能用言語描繪，說不出的哭笑不得的心情。他是兄弟中最年幼的一個，分家的時候已經沒有父母，在幾個哥哥手底下留給他的財產是頂可憐的一份，而且很快便負了債。很少有人幫助他，地主從來不幫助地主的，和他

的田地鄰近的地主，都在想：「那一天這個孩子破產，那地就可以漲上去，用較低的價錢買點便宜，一鄰人們耳語着：「高五會種地麼！他只會哀告他的老婆……」

這個小鎮向有一種習慣，地產出賣的時候，他的鄰人有購買的優先權。

高五爺——那時候還不是五爺，正好遇上了他的歲數所應當遇上的命運。剛剛考了個秀才，却又不能由這樣的「功名」一步一步的作官了。三爺早幾年，便是候補縣知事，一直到臨死的時候還在等清那個實缺。他又到保定進學堂，念「數理探微」和「斯牌靈」，高五爺一直到現在還記得這個英國字。畢業就是舉人，可是念了半年義和團來了，他坐船和幾個「同窗」回家，逃在半路的時候把那些唯新派的書籍全部丟在大清河裏，不然就要被砍掉腦袋，——二毛子呀！

「這一生就是這麼東逃西逃，東逃西逃……」

高五爺像一段呆木頭似的坐在門檻上，一動也不動，只有牛吃草發着沙沙的聲音。

他想起來那時候也只是養着一頭牛，一頭黑色發着亮光的大牛。「好好的過罷」；他自己向自己說。他永遠不大顧及別人的意見，也不徵詢別人的意見，因為女人是個不大管家的女人，一個大家出身的小姐，有着一種痴呆病的。

由於機遇和勤勞，日子一天比一天結實起來了。「要發家，芝麻花，」他種芝麻，棉花，小麥和玉蜀黍，冬天磨油並且在鎮上賣自己磨的面粉。於是也買了馬和驢子，牲口冬天也不會閒了的，大「把式」（註四）趕車「拉腳」，向天津運白菜和葦蓆。——終於蓋起瓦房，開起磁器店來了。

二兒祖舜受着母親的遺傳，激越而且呆滯，只能在田裏幫一點忙，可是高五爺有着過人的精力和剛愎的脾氣，他往往不大麻煩別人。他是個讀書人，又是個田主，同時也是個精明的農夫，並且他懂得作飯，養豬，經商，造酒。只要是在這個小鎮甸上有着的事業他沒有一件是不熟悉而且精通的。他又是瓦匠和木匠。他向人們說：

「我是要不求人。求！人！難！難！」

老二家的幫助他料理家務。

他把新在「河套」購買的田地開闢了一片菜園，他僱工人打了兩眼井，因為有了水井的原故，那田地的價值馬上漲高了一倍。他在這菜園裏種了一切可以種植的東西：王瓜，韭菜

（註四）「把式」見註三，如果一個田主有兩輛車的時候，那麼第一輛的「把式」便是「大把式」，第二輛的是「二把式」。

，胡蘿卜，白蘿卜，茴香，茄子和土豆。並且他栽種了葡萄，梨，桃，花椒，蘋果和海棠，沒有人知道他由那兒學來的園藝手藝，冀魯大平原生長着的東西都生長在高家的園子裏。他把豐收賺來的錢買了豬，另一部份就放出去，這是在鄉下唯一可靠生利並且致富的方法，農民用田地的「文書」來當抵，借貸現款，利錢是月息二分半到三分。他們又往往無力贖回他們的文書，這樣使地主的土地很容易的發酵而且逐漸的膨脹。

「我要好好的過日子呀！」

高五爺常常這樣想着：他的意思是要積蓄更多的錢和購置更多的田地。

### 三

這時候祖禹——高五爺的大兒子由漢口回來了。這是一件喜事。人們愉快的歡迎他。

老大家的爲這個男人苦惱了五年，整整的五年。每個田主的兒子都有這樣的習慣，當他們嗅到都市的繁華的香味的時候，常常是會忘掉了鄉下那些塗抹着黃土的一切，他的家族，

房產，牛，菜園子和勤儉的老婆。都市裏的奢侈宜於每個流汗的青年，人們可以在馬路的角落發掘黃金，同時充斥着多情的漂亮的女人，人們的生活是豪放而享受的，正如一杯純潔的汾酒，濃郁而且辛辣。

這年青人的時候在城市裏受了中等教育，因為沒有「考場」而且也沒有功名了。地主無可奈何的把子弟送到學校裏去，那些學生們便一塊研究新思想，並且一定要打倒家庭——家庭革命。

「學校也是洋派……」高五爺慨嘆的說，有一次他在商會喝醉了酒，——他只有四兩的

量。  
「造就人材嘍，這就是，忘掉他們的家和父母……」，他紅着臉，「不就是這樣麼！……革命，革什麼命，就是造反哪，無父無君，是為禽獸，畜生而已。」

一個人笑着他的狼狽的樣子，把他拉到一個椅子上。那人安慰着他說：

「喝酒的時候就不要想心思，我們只是喝酒，你喝罷，高粱多少錢一石？誰知道呢，趕集的時候才應該打聽那樣的事情……」

「可是他們都像白靈鳥一樣呢，你把籠子開了，唯！唯！」他作着手勢，「出來散散心

罷，……你是「番好意」，可是他就永遠不回來了，他們飛到菜地裏去了……」

「他們會回來的，」那人反駁道：「他們自個兒就回來，不用你找他或是叫喚，很快的就回來。」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人，態度傲慢而且自信。他嘲諷的說道：

「你以為菜地比籠子裏舒服麼？那裏可是只養活麻雀而不養活百靈，」他像一個哲學家演說一樣，一隻手扶在桌子上。「……那不過換了一個籠子，你想對不對？……由一個小籠子換了一個大籠子。自由了，解放了，飛罷！飛罷！寬曠而且空虛，可是……」他把嘴唇附在高五爺的耳朵上說：

「可是誰給他們安排黃米和雞蛋呀！狸子有那種好心腸麼！——這人爲自己的比喻的得體而哈哈大笑起來。

高五爺困惑的坐在椅子上，酒精麻痺着他的神經，他想唸李白的詩，只是第一句想不起是什麼來了，便安靜的聽着那位曉舌家的議論。

「沒有一個人會留在那裏的，」那人說：「等他們花得一個小錢沒有的時候，——我敢跟你起誓沒有一個人不打牌不逛窯子的……他們的錢很快就流到別人手裏，你當那地方也係我們鎮面上一樣麼？有五百塊錢就是個財主；你去試試看，五千錢一晚上，真是一晚上

，「他伸着食指表示他並非撒謊：「城裏東關有名的元寶源家的二少爺，一晚上就花五千塊呀。你不用管他們，等把小褂當完了的時候，自然就回來了，很快就回來了。」

高祖禹差不多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進的大門，始終沒有人能知道他怎樣越過了河南省和山東省而且坐內河小火輪趕到家來。然而按照一般的習慣，每個出外的鄉下人回來的時候沒有弄來一點禮物；！即便是一點頂便宜頂普通的禮物，就是在這個小鎮甸上也能夠買到而且不算什麼奇罕的東西，例如柿子或者核桃之類，這就是證明這個旅客大概是已經落泊到非常可憐的地步了。他帶回來的唯一出色的財產，是他穿在腳上的印花的膠皮鞋，據他談這種鞋只有漢口才有得賣，連天津都沒有。

這個掘金者完全失敗着回來了。誰也不知道他的遭遇，連對他的妻子他也不談這幾年他在外省的生活，人們所知道的就是這青年人！！那時候自然還是青年人！！在漢口的時候，曾經在法院裏有着一種職務，而且是一個官，有人看見過的，高祖禹回來的時候已經是秋天，他也穿着一件灰粗毛呢襪夾袍，和紳士們出去作客的時候穿的一樣，所以鎮上的人們對他的印像還不壞，甚至有一個好奇的阿諛：「是到過大地方的人呢！」

小鎮甸對他都陌生了，出去了幾年，這個小鎮像五月沙地裏的磨坊，一得到潮濕的濕

氣便如賽跑一樣的生長。高祖禹每天出沒在幾個舖子裏，自己的嫁粧磁器店，賣豬肉的舖子，賣銅鐵的舖子，還有才搬來不久，借用耶穌教堂的傳達室診治病人的「道生醫院」，這個有着超人的技能的大夫——他的名字叫黃道生——只有一隻胳膊，那一隻胳膊被火車軋掉了。他和所有在鄉下行醫的大夫一樣。會診治一切病症，內外科，牙科，小兒科……所有的病症都可以治好，當然有時候也治不好。而且也為一些有鴉片嗜好的人們戒烟，他的太太便專應收生。一切都是很容易很順利的，和每一個醫生的醫院一樣，他每次只收兩毛錢的掛號費，並且也正如每一個醫生一樣，喜歡給病人們吃點瀉鹽。

後來高祖禹也到商會去參加紳士們的譙會去了。

大家很歡迎這個青年人，由他那裏可以得到一點新的，使大家精神興奮的關於女人或者希奇的珍聞之類的材料。

「你要爭一點氣呀！」有一次女人向他警告說：

「你不知道人們在怎樣講說你哩！你是個田主可是永遠不到你的田裏去。你不知道那塊田地是你的，你找不着地頭……」

女人很委曲的說：



「我盼星星盼月亮，好幾年把你盼到家來了，只說你回心轉意，家來老老實實經營自己的產業，可是你整天東遊西逛，你知道日子是怎麼過起來的啊！」

高祖禹結交了所有和他一樣年青力壯，好出風頭的小伙子，這個人很有點組織天才，他很快便把這些青年人集中，而且使他們成爲他的「群眾」。

「女人知道什麼呢，」他生氣的說着已經爲他生了一個六歲的男孩子的妻，憎惡的吼道：

「你在家裡養活孩子罷！像豬似的，一年下一窩！」

女人不敢作聲了，田主家裏的媳婦都是很柔順的。

「高賢呢？」

這是祖禹的男孩子的名子。

「跟爺上茶園子看菜去了。」

高祖禹於是便又無聊的混進他的伙伴的隊伍中。

過了一年。

從冬到夏，一切都在變着，動着，成長着；生育着。

小鎮的人們在澎湃，他們跳躍而且嘆息。歷史的引擎拖着這個沉滯的齒輪爬一步又一步。

在時間上也就是在時代上，青年紳士打倒了過去統治着這個小鎮甸的一羣。他們叫囂而且奔跑着，坐着轎車一次又一次的進城去見縣長，把呈文毫不客氣的拋在縣衙門的辦公桌上。高祖禹坐內河小火輪到天津去了一次，回來的時候精神很興奮，大搖大擺的在大街上走着，他弄來了幾份日報，並且在娘娘廟的大門上釘了一條木牌，上寫道：

——中國民衆教育會艾子口鎮通訊處

他強迫廟裏的和尙把三間待客的廂房讓出來，雇了一名聽差，是個無地可種，會唱秧歌的流民；這些青年幹部都集中到這兒來了，比商會的空氣緊張而且熱鬧。

「我們需要的是自治，」高祖禹對青年人們說：「你們明白自治的意思罷！」大家批評着日報的新聞，看着到處打仗或是什麼新知識一類的消息。

「我們是要自己治理自己，老百姓治理老百姓，縣長呢，他在縣城裏，可是我們却是在鎮甸上……」

終於鎮自治公所成立起來了，把商會的會址改設了一個女子小學校，這個小鎮甸還沒有

一所女子小學。青年紳士們來款項上的花銷，把那富裕的一部份捐爲這個小學的經費。而且請出那個只有一隻胳膊的醫生來担任英文和算數的功課。

紳士們聚餐，仍舊是三日或五日舉行一次，只不過地點改在區公所，而且人數多了，老紳士和新紳士。

一直過了兩年、三年，那些老紳士們才逐漸把他們的權利讓給年青的一派，他們只有一個佃田主辦喪事，成服點主當「相爺」的時候，才出來走動走動，可是這時候也少不了青年的紳士。

「我早說過世界要變了吧，」那個撓舌的紳士說：

「這也好呀！」岳國棟岳四爺是很難得表示意見的人，他無聊的說道：「我們都快死了，應該有接繼的人了。」

其實他並沒有什麼不愉快，他仍舊可以坐在屋角靜靜的養神。青年紳士們並不侵犯他。

一直到組織起保衛團來，青年紳士們演着主要的角色，把和尙所有的房子也要過來，和尙抽大烟，有兩個老婆；鎮公所每月給他三十塊錢的房租。後來在大殿上好像誰也沒有見到哪裏有過神像；「按裝了直達縣城的長途電話。」

時代給這個小鎮甸化裝，並且戲弄着它。

高祖禹一改高五爺的作風，他不開擺着貨架子，堆聚着花花綠綠的磁器的舖子，他在秋收的時候用低價收買高粱，到第二年春天又用高價賣出去，他在鄉間收買棉花，瓜子，落花生，小麥和芝蔴，又把這些糧食運到天津去銷售。那些運糧的船很少帶回他的貨物，他把一大批錢弄回來，放給農民收他們的利錢，這樣得的好處比賣給他們貨物又多而且又快。於是高五爺的田地，也就更快的膨漲起來了。

實在是很快的他便得到了一個地主在鄉下應有的地位，而且是一個新樣式的新發家的地主，當新任的警察局長到他家宴拜客的時候，那個剛由城市到鄉下來的傢伙，突然發現在這個小鎮甸的紳士家裏居然也有沙發鋼牀收音機之類的近代文明的設備，不僅吃驚得跳起來。

「我不是個完全的農人呀！」高祖禹解釋道：「我的父親是，……我是作什麼的呢？我也不知道，也許是一個商人……」他接着說：

「我在中學念過教科書，可是，鬼東西，都忘了呢……」

「這樣生活下去就好了，」高五爺自己盤算着一年的盈餘，當小麥又收在場裏的時候，一手拿着算盤，一手用無名指和小指夾着寫賬用的粗管毛筆，「大車兩輛，牲口七個，前地

和菜園子呢，還有養魚的水池子；……明年又是好留麥、北河套的沙地種棉花；……再有三年，……日子就不怕了；有了底了！……」

然而富高氏的家族和這個小鎮，發達到這樣頂點的時候，歷史在這裏有一個突變，時代使這個小鎮甸的生產暫時停頓一下。不，不是停頓一下，是跳了一下，由一個那樣的時代把人們擺佈在這樣一個時代。有如把淡水魚移放在海水裏，於是人們驚擾而且不安起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你瞧瞧這個艾子口鎮！」

艾子口鎮的四圍停了牆圍子，自衛團的兵在每個路口的衙門上站崗。

小鎮安靜而且寂寞，地主把大門用碎石蔽起，搬到沿鐵道線的域市和天津去了。商店都緊緊的關起了大門，沒有伙計也沒有貨物。誰能夠知道人類要作什麼呢？誰也不知道，誰也不能知道，誰也不能支配，雖然誰也願意支配。人類這種動物，是很不容易明白的呢。

人們移動並且徘徊如食蠅一樣，沿着一條難知的命運之神給支配的軌跡往返的奔跑，帶着他們的可憐的財產和驚悸的神情。結果大家都在臉上塗了一層熱苦而且困惑的彩色；人們衰弱了，老了，困惑了。並且也疲乏了。

只有牛還是從前的樣子，他安閒的在牛廄裏吃着粗劣的麥草，咀嚼着，吞嚥着。

天落着雨，小鎮是潮濕而且沉悶的。

#### 四

天晴了，大地蒸發着鬱熱的潮氣，小鎮由沉悶的僵滯狀態中醒來，人們匆忙的奔走着，街道泥濘而滑濕，到處飄散着田禾的香霧。

早晨天剛亮，朝露附在高粱葉子上，穿行於田地的大道，還有點寒冷。高五爺和別的老年的農民一樣，穿着夾衣。他把牛交給長工老么，吩咐了今天的工作之後，就一個人領着短工，趕着去早熟的玉蜀黍田裏。

今年的雨水稍爲少一點，頭伏天旱，「大田」像患着黃疸病的女人，枯槁而且軟弱。進伏連着幾場透雨，才把她救過來，秋莊稼在子牙河河套的黑土上如競賽似的生長着，彼此比着葉子的光亮和肥胖，隱隱的可以聽見那些植物的生長的聲音，大地孕育着，各種植物都在把精力充滿於他們的果實。

早熟的玉蜀黍，在沒有入伏之前打了一籃菓子，很快就把人沒入在它們的叢林裏。頭伏綠色的苞裏露出粉紅色的絨線來，接着就變成紫色，茶色和褐色，於是苞皮也逐漸的變黃和變老，可以開始收割了。

高五爺隨手劈下一個碩大的玉米，他熟練而且鄭重的褪去苞皮，玉米的顏色是乳黃的，亮晶晶有如無數串擠緊的珠子，潤澤而光滑。他貪婪的用手搗下一珠顆粒，急驟的塞進嘴裏，他咀嚼着，品味着滿足的笑了。

「這樣子可以看一塊（註五）罷！」他估量着。「也許可以收到兩塊呢，是十足的年成呀！」

短工迅速的劈着玉米，沒有人說話，都在沉默着工作，棒子滑被人們拉扯得花拉花拉的響着。

玉蜀黍，這就是可以磨成棒子面的那種植物。

高五爺看着裝得鼓凸凸一袋一袋的玉米，感到有種說不出來的喜悅而且可笑的情緒。六

（註五）在三角淀南部一帶，收割莊稼的時候用一種線織的巨大的「口袋」搬運糧食，這種的布袋剛好可裝下一石，人們向這樣的「袋」叫做「一塊」，所以說「一塊」就是指一石的數目。

年以前，那時候「棒子」（註六）不是才二塊錢一塊麼。買一車糧食不過三十塊錢。可是現在一袋就是二百五，二百五，一倍百倍的價錢呀！他吃驚的看著手裏的潤澤肥胖的玉米。

他想起住在天津的時候，糧食的價錢逐漸高漲起來，流言在市民中間如一個魔鬼的黑影，在每一條小巷和每一個家庭裏往返的巡邏着挑撥着。大家驚慌的買入糧食，把所有的錢儘可能的購買面粉，米，豆，和高粱。高五爺暗笑着這些人們的愚蠢，住在都市的人們沒看見過那如山似的糧食的收穫的季節。像耗子一樣在床舖底下或什麼別的祕密所在，偷偷藏下三四袋麵粉和半袋大米的小市民，往往不知不覺的便露出洋洋自得的神氣。在好年月的田主家裏，拋到豬圈裏去喂豬的糧食，也要比這個多出幾倍呢！

天熱起來，太陽急燥的炙灼着大地，在這個平原上，秋初出奇的鬱熱，一這是晒紅米（註七）呢，老天爺是仁慈的，晚莊稼也要收割呀！「農民當遇見有人帶怨這天氣比起伏裏更為熱燥的時候，一定這樣解說。好像太陽要算地球上這筆總賬，他是包工的王頭，在冬天以

（註六）在高五爺的鄉間，對於玉蜀黍的稱呼大概如下：總稱為「棒子」，生長的時候和收割好的時候，都是只有半生可以當糧食了吃的時候才叫作玉米。

（註七）紅米即高粱，熟的時候變紅。



前，一切定製的各件，計開穀米高粱小豆等等，都要趕造出來，他負着這樣的責任。

高五爺興奮的穿行在玉蜀黍田裏，他到處巡視找尋着爲短工們偶然遺漏下來的棒子。他愉快的工作着。

在城市裏的時候他沒有考慮到糧食的困難，因爲他看見過糧食怎樣由田地裏生長，而且他是個富有的田主。第一年高家全體離開艾子口鎮，在天津的一個偏僻的角落裏找到一所小住房的時候，他仍舊沒有想到這樣的事情。一要守一守，」他想，一戰爭很快就過去了，那時候，……如同每一個農民和地主一樣，他很少有政治的見解。一誰來了當皇上都好，誰當皇上給誰拿進。」高五爺很不在乎的說：

「我見過的可是太多了，兵慌馬亂，打呀殺呀……」他教訓着中學生高賢，「那一年義和團，大師兄二師兄，滿天飛的紅燈照，沒有辮子的也要殺，不去請香隨喜的也要殺；洋書，殺呀！洋人，殺呀！」他比着殺人的手勢，「許多人許多人都殺了，死了，也就完了。」

高賢的思想很動搖，他正如他的爸爸高祖禹一樣，已經到了那樣的歲數。他不大用心聽這老頭子的故事，而且他有時候辯駁。

「鄉下人並不管這些事情，」高五爺接着說，有時候他喝一點酒，像在商會裏喝點酒似

的，話就更多而且更加瑣碎起來，他冷淡的諷刺道：

「老百姓也不是洋人呀！」

「老百姓在他們的大門上貼着一張寫着『順民』兩個大字的白紙，——他長着說，很有興趣的樣子：『這張符籙對誰都合適的，義和團來了，『順民！』官兵來了，『順民！』以後洋人來了，也是『順民！』……農民永遠是順民，真是順民呢！」

有一個義和團，高七爺向人們！他的家族——講說，這人曾拾過高家的東西，當義和團正在大沽口和洋人作戰的時候。這人「上體」是黃天霸附着他，他手使一把柳葉單刀，每天大叫着殺死洋人洋毛子，還有三毛子，可是給他一點錢——！只用一點錢——！他就不去了，而且以後，中國敗給洋人以後，在艾子口還設立了教堂，他便當了那教堂的聽差，專管打鐘召集人們去作禮拜的聽差。現在也是個老頭子了，而且在教堂裏歷史也很老了，他過得很好而且很滿意呢。

於是引得大家都笑起來。

「以後是怎樣的呢？」他再喝一酒。「以後還是如此，只不過白紙不貼在大門口上了，要作一面旗子插在門上了，這就是進教和聽差，——他不再寫順民，而是寫道：『聖運』。」

作一面旗子如果弄不壞可以用好幾年，今天張大帥來了，……都是一樣的，連軍隊也是一樣的，一律灰軍裝，使着亂七八糟的步槍，而且也都向鎮公所要錢和大餅，連旗子也是一樣的，他們有時候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的軍隊，你說這不是很可笑麼！」

高祖禹證實他的話：有一次軍隊來了，沒有旗子，沒有番號，也沒有制服，只是亂七八糟的一隊人，帶着步槍和手槍，也有馬。

「有鎮長沒有？」

「你們是那一隊呢？老總！……我們好支應呀！」

「這一隊人到底也說不明白他們的司令是張作霖還是馮玉祥，因為他們跟過張作霖，也跟過馮玉祥，後來又跟了張作霖，而且又跟了馮玉祥。後來又……簡直不明白到底是誰的軍隊了……」

女人們也笑起來。

「就是這樣的軍隊老百姓們也歡迎，」高五爺說：「一樣的歡迎，他們只有那麼一張紙作的旗幟，而且上面只寫歡迎兩個字。……老百姓，」他歎息着說，「只要能叫他們好好的種地就夠了，他們誰都歡迎，連白俄都歡迎。」

可是這一回高五爺不能在鄉下種地了。土匪！也許不是土匪，誰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把高祖禹請到司令部去，要求他就任軍需處的處長。

「等下來委任的時候，頂少也是個少將呀！」

司令在那裏抽着「白面」，他把身子縮小到像一個孩子似的蟄伏在床角裏。「白面」的氣味腥臭而且窒息，他命令高祖禹道：

「去籌備軍餉去罷，先發一個月的餉，五十萬塊就夠了……這個鎮甸，誰不知道這個鎮甸富足，你們有錢的幾家先去湊湊去罷！」

好容易夜裏逃出艾子口鎮，跟下水船一天一夜才趕到天津。高家一家人，在這裏陸續的見到了所有的地主。

「你以為這會長久麼？」高五爺生氣的吼道：

「這不會長久！」

他很氣忿這一次沒有能夠完全和他理想一樣，人們沒有受到那面旗子的好處，軍隊要吃的東西和「白面」，而且也要錢。紅藍紫的鈔票和金貨。住在鎮上，就永遠住在鎮上了，就是偶而走一次，……他們自己和自己戰爭的時候常常要有這樣的結局。那新來的一批，也許

更壞，因為生人更容易使出特別的花樣。

「我們可是不能回家種地了，他們永久住在那裏。」高五爺苦惱的叫着：「這究竟是個什麼世界呀！」

有一天他去買棒子面，找了好幾家舖子才找到面粉，一問價錢，那山東人答道：

「兩塊。」

「兩塊錢一斤呀！這是硃砂呀！白面也不過兩塊五毛錢一袋唄。」

「老先生，」那伙計和氣的說：「那是五年前的事呢，現在可是棒子面兩塊錢一斤……」

高五爺逐漸枯槁而且消瘦起來。

他計算着由離開艾子口鎖携帶出來的財產，經過了這幾年的苦日子而把那些用勤勞所積蓄起來的財富，逐漸消耗於口腹的賬目，「都吃了，我們活着就是爲了肚子呀！……一個人有一個肚子！」

日子一天比一天困難，一個銅子的收入也沒有，家鄉的田地租給一些還沒有跑出來的小農家耕種，租錢收起來不夠一個月的「花銷」，鎮公所每月派人到天津來斂取「月錢」。楊

晉福倒是吃得又肥又胖的，穿着很體面的禮服呢大衣，來到天津就住在三星客棧裏。

「真是個什麼世界，」高五爺嘆息着：「整個翻過來了，倒過來了，……我們莊稼人要統統餓死了……」

「五爺！」楊晉福很親熱的作着高家的客人，他說：「我說的不知道對不對，你老還是回家種地去罷。在這裏住着也不是常法，量食買燒的，誰知道到那一天才算完了，……而且，」他小聲的說：「糧食價錢太大了，鄉裡也是一樣，你算算看，粗糧也是二百四五，如果像你老那幾年的收成，幾十萬的價錢呀！」

「我的日子全完了，什麼也沒有了……」高五爺很久就計算着回家種地去，他想了不是一天。「你以為我還是从前的高五爺麼？」他向楊晉福喊道：

「連牲口毛也沒有一根了呀！農具都賣了，連菜園子的轆轤都賣了，……不是我一個人賣的呀！大家都在賣，……我的房子裏也沒有了我的東西呀！」

「……………」

書記楊晉福不作聲。他不用在這種地方參加意見，當高五爺逃出艾子口鎮的時候，他把高家的沙發椅子，和一些較比值錢的東西都搬到他自己家裏去了，那些東西很快就成爲他的

財產了。

他現在是在計算着如果高五爺搬回老家的時候，鎮公所可以增收多少錢的花銷，而且楊晉翰可以在這裏取得多少錢的好處。

「我完全破產了，」高五爺憤懣的叫着，像一個要向人鬥毆的醉漢，「我所有的什麼都完了，……除去我還沒有賣掉的田地，那是我的性命，我餓死也不能賣掉那些土地呀！」他悲哀的嘆息着：

「我用什麼本錢來恢復我的日子呢？我一分錢也沒有了」

沉默了一會兒。

「曹司令也不容我安安靜靜的住下去呀！」他痛苦着說：「我還沒有看見過他們那票麼！」

「曹司令可不比馬司令呢，」楊晉翰安慰着他說，他很願意看見這個老頭子難過的樣子，因為這樣才能顯出來他自己現在生活的滿足和優越，在六七年以前，高五爺在他面前的地位也是如此的。

「馬司令完了，他自己把自己葬埋了，『白面』比槍子還利害，簡直連骨頭都溶化了哩

！……真是作孽！……遭踏了不少的人，……可是這一回換了曹司令，……曹司令，熟人總有點面子呢。」

高五爺拿不定主意，高祖禹不主張回家，餓死也不再回那個艾子口頭的家了，他怕又讓他去當軍需處長。這人不愛田地，稍為有點較好的感情，是因爲田地可以給他賺錢，而且他可以把那錢投機到別的事業上。他希望能在天津幹一個像樣的買賣，比如一個雜貨店或是鞋帽店。他把這意思說給高五爺，父子之間的意見很衝突，彼此沉默着不快了好久。

「早晚要餓死在這裡罷！」高五爺獨自嘮叨着，雖然他對回去仍舊恢復舊觀重把日子捋救過來的事情也沒有絕對的自信，然而除此以外還能有的什麼辦法呢，「我們不能眼看着產業，在這裏挨餓呀！」

高祖禹和別人搭伙開了一個紙煙店，批發和零售煙草，並且兌換錢鈔。他手裏有點體己，倔強而且無可奈何的支持着，他願意等待這個局面變一變他再重歸故里，他想這一回再回家一定不能像上一回那樣的狼狽了，他把精力都集中在各種牌子紙烟的行情上，大家在拚命的囤積和購買烟草，到處打聽着老刀牌和小哈德門的存貨。

高五爺借了債，正像他的家產還沒有發達之前借了債的一樣，他帶着伯舜，老二家的和



他的女人回鄉下來了，又回到這個小鎮甸上來了。

小鎮破爛而且荒涼，許多田主的宅子裏住着兵隊，兵士的家眷和一些莫名其妙的女人。他回家一看便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程，再恢復起來，再像從前那老樣子，馬廐裡拴着牯馬和牡馬，大車出去的時候人們贊嘆着和稱羨着。糧食房裏囤滿了「棒子」和小麥，菜園子結着桃子，葡萄，蘿卜和黃瓜，那不是一天兩天或一年兩年所可以作到的事了。

他那房子裏已經空洞得什麼也沒有，傢具，農具，只有鬼才能使他丟失得那麼乾淨，你找不到一條小繩，既便是一條並不值錢而且隨處可以找到的小繩。他住的屋子有一位寄居的老太太，貧窮而且多病，他的當兵的兒子已經得花柳病爛死了，他再三的要求並且給了搬家的錢這女人才搬到他的客廳裏去。在他的客廳裏，另外還寄居着一個被棄的少婦，全部財產是兩個四歲的孿生的小孩。

「也許我太老了，我沒有更多的精力了，」高五爺想。他把他的重新搬回來的家族安頓在合適的地方。

「可是我一定要這麼作呢，」他對他自己說：「我要好好的過我的日子，只要允許我種地就好了，我是個農夫。」

他買了一頭牛。

人們盤問着他，在田地裏發現了這個老頭子的時候，大家都驚訝他的大胆和冒昧，別的田主都還沒有敢回來種地，可是他却忙的出現在小鎮上了，招募短工並且購買糧種，人們小聲的對他說：

「出入留神呀！司令部的弟兄們正在籌不出款來哩，沒有一個地方不在鬧窮！」

「我還害怕麼！」他憤怒的說，「我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完了，我還是一個財主麼！我變成一個叫花子了！」

可是他自己想，如果好好的種上三年地，只用三年，那時候你看罷，高家仍舊是高家。他貪婪的遠視着他的下蜀黍，愉快而且興奮，老天爺不會辜負農民們呢，他把遺漏的一個玉米丟在布袋裏，「只要像這樣子，」他自己喃喃的說道：

「明年買一匹馬罷，……再買一頭驢，……再買，養起豬來，……只要像這樣子，……  
……於是……」

他自己滿足的笑了。

高賢被女人喚醒的時候，紗帳剛剛拉過迴聲，都市的早晨來得遲延而凌亂。高大的建築阻得光明進入每一個角落；污穢的，灰色的，腐敗的一切存在於暗處中保衛着荒淫和無恥的人們享樂的陰影，終於也蠕動起來。

「我們應該動身了呢，」女人招呼着這個興奮的青年人，「如果再晚的時候，也許要就誤了。」

窗子還只有一點魚白色，女人是焦急的，她把電燈擦亮，匆忙的整理着行李。

高賢把一束稿紙塞進皮包裹去，他願意這是個愉快的旅行。接到車父要他去幫忙收秋的信，他曾經爲這個生活的新的嘗試而不安了好幾個夜晚。

「我是大地之子，一個農人呀！」他想着：「我要在都市裏當一輩子垃圾蟲！……這樣的生活，和垃圾是一樣的呀！」

在很久以前高賢就對他的生活感到一種貧乏和絕望的壓迫，從前念過一些與生活毫無關聯的課本，而且痛苦的忍受着一切不能由他自己解決的微妙的人類的歧視。每當他由父親那裏拿到學費的時候，父親的詛喪的臉便傷害着他的靈魂。

有一次他說：

「不然就不用念了罷！」他知道由家裏拿這錢非常困難，他向父親說：「學校的教育也是……在家裏自己自修也是一樣的，……」

「我不能讓你失學，」父親不等他說完就像客人似的搶着說道：「無論家裏怎樣也不能讓你失學，……我的教育程度不好，我不能再使我的孩子也像我一樣。」

高祖禹精神像什麼地方爲一種毒惡的野獸噬傷，他喃喃的說：

「……我們真不容易呢，一定要造就一個地位呀！學校……」他是明白學校是怎麼回事的，好些教師在欺騙着青年和他們自己，因爲他們也正在困惑於生活的磨練。「可是爲了將來的前途不能不到學校裏去拿那一張證書，」他舉例說：

「就如同開了一個舖子，一定要到社會局去取營業執照呀！無論社會局的官吏如何，那是和舖子賣什麼東西不相干的，毫不相干，賣五金電料或是燒餅麻花……然而如果沒有執照

的時候，……沒有大學文憑你找不到好差事呢！」

中學生高賢懷疑着，思索着，社會的變動使他看得太多了，成熟得太早了，大時代在他的思想上印烙了各種的標記和符號，恰如一片天旱乾壞了的穀子，那田地又正好肥沃而鬆軟，穀子長了沒有太高便結了穀穗，碩大而且不相稱的豐滿，似一田侏儒。

思想……一種專於噬嚼善良人們的心的奇怪的虫子，開始在高賢的腦子裏生長，他讀着人生的課本，偷偷的在都市的角落裏找尋職業，并且開始寫一些亂七八糟的小說。

中學畢業了，可是他找不到職業，而且更沒有希望進入大學，他也不再想進入大學。他失業了，他想當一個職業作家或是記者，因為這是他熟練的，他想發洩那埋藏在他的青春之內的火焰，他的思想在變化着，激動着，而且不安的振動着，……自然，他沒有成爲職業作家或一個記者。

「這兒只是荒淫和無恥而已，」他得到這樣一個可悲的結論，他叫着，青年們在一塊辯論而且研究着，他拍着桌子，憤懣的喊道：

「你們以爲還有什麼希望麼！你們什麼希望也沒有……連一點的希望也沒有哇！」人們看着他的自信的驕傲的神氣。「你們脫離了生產，你們念書罷，念原富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罷！魔鬼，你們會被餓死在書桌上！一他大聲的呼號着：「你們也應該被餓死了，早就應該懲罰無恥主義者和都市裏的淫棍，……如果不被餓死就要槍斃，……統統的槍斃，……」

大家爲他的恐嚇吃驚起來，有人疑心這是一個過激份子。

「要不要去報告警察呢，」那人偷偷的想着，準備溜開躲避這個危險的聚會。

高賢臉紅紅的，像一個喝醉了的酒徒，他望着這一羣人吼道：

「……大學和大学生諸君，是什麼？」他停了一停，「是毛廁的糞坑和無知的蛆虫呀！

就是那樣醜惡的東西！……毫無價值而且討厭的東西！」

「你們知道小麥和玉蜀黍是怎樣種植的麼？」他問他的聽衆。「不知道？你們當然不知道，」他舉着他的手：

「因爲你們離開了生產的勞動，你們只是寄生虫，可恥的社會和人類的寄生虫，終身和國文把你們教壞了，你們見鬼去罷！你們的形狀完全和白菜上的油虫一樣……」

聽衆喧嘩着，抗議着，辱罵着，有幾個人提議要打這個大膽的煽動者。

「真是和油虫一樣呢！」高賢在想，「胖胖的肚子穿着光潔的洋服，而且懶惰的吸咬着大地的糧食，……可是我呢？我呆在這裏有什麼用處？一他堅決的爲自己的前途立下志

「我回鄉下種地去，我當一個生產者，……對於人預，至少對於我自己，」他想：「比念這些一點用處沒有的課本子強，」他幾乎也在可笑他自己的貪婪和卑鄙。

「在鄉下有麵粉吃呢，……秋天的收穫是豐饒的罷！」

他把這意思告訴父親，父親無可奈何的嘆息着，想不出一種合適的辭令回答這青年人。高祖禹早就在爲生活的打擊而疲憊了。

「你到家去看看也好，」父親說，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應該怎麼辦，沒有錢維持這個大家庭所需要的糧食，大家都在狠命的吃飯，不論大人或是小孩，好像愈是短少糧食而大家的食慾愈好。如果鄉下家裏豐收的時候，半年之內的麵粉可以不用發愁了。

「你去罷，」父親愛撫着他的孩子，「等年頭好了的時候，再上大學倒也不遲，……只是，」他迷茫的說：「要留神哪，這幾年你可沒有到鄉下，……哎！鄉下，……我們是有出地的呢。」

高賢的女人在農村裏長大的，舉動迂緩而且笨拙，她習慣於鄉村的那種簡單的生活，都市的繁囂使他有點懼怕和煩厭，她幾乎不敢在馬路上散步，街車和行人都在危脅着她，她

時時要碰在別人身上或是被人擠到馬路當中去。都市的繁華引誘着她，可是她又不能享受這繁華所賜給每一個幸福人的幸福，她沒有金錢和時間，所以結果反造成她對於都市文明的憎惡。

「和妖精一樣罷！」當她由街上回來，看見那些艷裝的女人的時候，她嘲笑似的說：

「她們只爲打扮好了在街上逛的麼！」

有一次她問高賢說：

「她們不冷嗎？」

冬天都市的女人們仍舊穿着絲質的裙子和極單薄的衣裳，如蛇一樣的溜走在電影院的入口。

「她們不怕着涼嗎？」穿着棉袍子棉褲的馮顯英！——這個肥胖而且短小的女人的名子，她也在鄉村師範學校念過書的，十八歲就和高賢結了婚，而且失學了。在她的學校裏，只有校長才有一件呢子的大衣，她問道：

「她們怎麼有這麼多錢呢？整天聽戲看電影，而且永遠在飯館子裏吃飯……」飯館裡吃飯是很貴的。他看見這些女人們吃着豬肉的餃子和小鷄就驚訝起來。在高賢的家裏，沒有錢



買高價的白麵。

高賢對這個結合極不愉快，他不喜歡這個女人的早衰的平板的面孔，而且更重要的是女人對他的理想不能理解，女人和他的祖父一樣，貪婪的企圖把日子過好，買牛，驢子，和養育更多的豬仔和母雞。

不久她就給他生了一個男孩，而且用如黃土一樣肥沃的乳水養育大了，肥胖了，整天在院子裏跑着，跳着，學着賣香蠶豆和磨剪刀的遊戲。

「這樣的女人，便教育這樣的孩子呀！」高賢有時惱怒的罵道：

「你以為我不能再娶一個女人麼！」

「你可以再娶呢！」女人冷淡的說，「你再娶兩個或五個，只要有錢可以養活她們，」女人是毫不嫉妬的，這很有傷高賢的自尊心。

「這兒的女人是一個銅子兒不值的，」女人說：「你只要有錢就可以娶一屋子女子，……和妖精一樣，……可是我有一個兒子了，我什麼都不怕，什麼都不要了。」

高賢氣憤的把女人趕到廚房裏去。

「你去作飯去罷，去罷，我要寫文章啦，不要來麻煩我……」

女人準備回鄉，她很願意見到田地裏那一切，玉蜀黍和綠色的毛豆，雖然和都市的繁華告別也不無依戀之感，然而她喜歡得像一隻小鴨子似的，在院子裏跑着，張羅着旅行的什物。

一切都安排好了，孩子的小玩意，帶給祖父和家族的禮物，祖父來信因為要招短工而不得不支付工錢的借款；在女人的包袱裏，還放了一瓶二百二十藥水和一捲藥布，高賢對於這些小地方是很留心的。

他也許在鄉下可以寫出點什麼，這是個有點神經質的人，在他的思想裏，存滿着好奇心和試探的慾望。他想他將來或者可以成爲一個文學家。

內河小火輪每日八時開行，他們必需在七點以前趕到金銅橋碼頭。

母親張羅預備點心，并且招呼妹妹去雇車，高賢有兩個妹妹，一個已經在中學念書了。

胡同裏早晨還在沈睡着沒有醒來，很少有人走，高賢急忙的跳上洋車，一面抱怨媽媽的勞叨，再吃點心，不是就攔了上船麼！

可是金銅橋碼頭却没有售票的人，售票處緊緊鎖着窗戶，乘涼修開的攤在煎餅攤子前吃着米面的煎餅。

旅客們不安的叫囂着，騷動着，彼此探詢着爲什麼出了意外的變故。昨天小火輪還是照常開行的呀！

菜色的臃腫的婦人，患着黃痘病的孩子，筋力疲憊爲生活的重壓損害了的男人，攜帶着襤褸的包裹和一些垃圾似的財產，一隻破舊的柳條籃子或是一個裝着乾菜的帽盒，這一些人堆積在碼頭上，徬徨而無告。白河吼着，向他們危嚇着，早潮的河流捲着一個一個的浪花。他們望着那像兩個臥着的野獸一樣的輪船，困惑而且嘆息。

河清號和安瀾號無恥的脹着空洞的肚子，乘員們抽着烟捲，朝笑着，壓壓着。

「爲什麼又不走了呀！這船……！」

高貴不理女人的無趣的問話，他跑過去拍着一個瘦子船員的臂膀，問道：

「辛苦，辛苦！船今天又不開了麼！」

「不開了，那人懶懶的回答，他在吃着一些什麼，「不開了，今天不賣票。」  
有好幾個旅客看見談論輪船的消息，也聚攏來聽着。

「爲什麼原故呢？什麼時候才開呢？」

那人不屑於回答的說：

「誰知道爲什麼不開，誰知道，誰也不知道什麼原故……」人們很容易可以看出這個傢伙正在生氣，他想要把氣發洩在這些無辜的旅客身上，他吼道：

「我知道是什麼緣故麼？我也不知道……你們願意在這兒等着就在這兒等着，等到明天這時候也沒有我的關係呀，」他指着售票處，「那兒一賣票船就開了，可是那兒不賣票……，我的老婆也在上邊（註七）呢，我也回不去呀……」

許多旅客並沒有走開，他們幾乎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

有人小聲的議論，可不是上邊荒疏（註八）哩！

「我們坐火車去罷！在靜海縣下車，還有二十五里……爺在家裏等得心急呢。」

「如果路上不平安呢？」女人胆小的說，「二十五里，二十五要走半日罷！」

高賢很急躁，他沒有想到一出門就遇見不順意的事情，如果和每日一樣，這時候離開天津十五里，船快到韓柳墅了。

「什麼倒霉的事也有，運氣……唯，我們怕什麼！」他喊着女人說：「二十五里，靜海

（註七）上邊，指子牙河的上流。

（註八）荒疏是說不「太平」的意思。

縣是縣城呀！」

## 六

靜海縣下來很多的乘客，因為輪船停駛，大家都改坐火車回鄉來了，秋收的季節，高粱的香味誘惑着流浪在都市裏的農民。

有幾個人的臉孔是在輪船碼頭見過的，高賢在這些人當中，他被顯得不倫不類，他很報怨沒有換好鄉下的衣服，他們瞧着他的樣子，在都市裏蹙脚的學生服，在這裏農民們瞧他像一個官員。

他把女人和孩子領出火車站，他喜悅的跳着，唱着，他嗅到田禾的香氣和濕地蒸發着的甜密的氣味。

他有七年沒有來到這地方了。

「你老上那裡去？」一個車夫上來問他，「我送你老去罷！」

他一直慨嘆着，看着改變了這樣子的鄉村，靜海縣城守護的兵恭敬的向他敬了禮，因為他穿着制服的原故。「七年以前這裏還沒有洋車，」他想，「這兒也有洋車了，人們都在不習慣於走路了……」他看着車夫，想道：「這人一定是沒有田地的罷！」

車夫黑黝而粗壯，是個誠實並且熱心的人，他問道：「是上艾子口鎮的麼！上車罷！我送你老去……」一邊說一邊接過包袱來。很容易使人信賴鄉下人，因為是兄弟們，而且捉起來在周圍幾十里地以內，都知道彼此的底細，或者有親戚的關係。

「你老是由天津來麼？」

那車夫問道：

「天津的麵粉這幾天便宜了麼？」

很快就像熟識的朋友一樣了，女人和車夫講好了價錢，直到橋頭那車夫又替他雇妥了一輛，一共十六塊錢，拉到艾子口鎮。

在御河邊打尖的時候，那個年青的車夫說：

「我要回去一下呢，先生，你只等我一會兒，……我家去拿點吃的，一他像羞愧的樣子，」窮人，一受累肚子就餓吧，他媽的，都是肚子鬧的……」

連別的人也跟着大笑起來。河邊的小茶館很有生氣，有許多販運糧食的人，用自行車攜帶三百斤麵粉運到天津，可以賺四十塊錢。

走在公路上，高賢充滿着一種莫名的愉悅的心情，公路兩旁的高粱正在晒紅米，有些早熟的已經可以割了。低窪的田地種着水稻子，出色的茂盛，麻雀在稻田裏成羣的叫着，有時驚慌的飛起來，由這裏落到那裏。

「今年的收成好罷！」

他向車夫說，他幾乎想現在就跑到那田禾裏睡一會兒去。太陽晒得比伏天還熱，焦渴而且灼痛，他的皮膚很快就紅了，他問道：

「能看七成麼？」

「七成？」車夫回答他說，「九成九的莊稼呀！只是頭伏稍微乾了一點雨，不然十成十，你看這高粱穗子，」車夫望着一片已經熟了的紅高粱，「不是都有二三斤重麼！」

高賢這時候想，如果能在鄉下多住幾年就好了，要培養一種新的人性，農民的性格不是極爲可愛的麼！如果在鄉下辦一個小學，而且成立可以提高一切文化水準的機關，小學教員便是收生的大夫，而且，也可以教給人們利用農暇的時間，大家勞動着，享受着，生活就是

這樣的東西，一定要滿足而且愉快。於是，大家才能變成人的樣子，才能有文化，有教養，有一切科學和美術，才能夠……於是……。

然而生活，現在是處於懸崖，已經到不能再維持下去的地步了，糧食並不是高貴的東西，可是都在沒有糧食……。他陷於一種忘我的境地，肥沃的田地啊，豐饒的家利！果實一切都是美好的，完整的，滋潤的，真是莫名其妙的鄉土！一走在這樣的路上，一個農民的心，便把什麼都忘了。都市裏一切罪惡的試探和誘惑，艷麗的女人，紅色的酒，浮逸的生活，賭博，機運，官吏，商人，奸詐和欺騙，虛榮，無恥，陰謀，陷害，以及毫不值錢的文化人和教授，……一切這樣的存在，一到田野裏，他們便都到魔鬼那裏去了，他們就都被人遺忘了。沒有人不會在這田地裏健康起來，精神和肉體。……太陽和田地的水氣會給人們消毒，一切墮落，頹廢，虛妄，空想，都可以被這大地給洗去，給蕩去，一點兒也不再存留。……這真是多麼奇怪而且珍貴的東西！綠的葉子在整個世界裏生育着，動蕩着，一切都是綠的世界，生命的世界！

遠遠的可以看見艾子口鎮的建築物，車夫告訴他，最多再有半點鐘就到了，而且，前面的路比這一段更好走。



太陽晒着他發癢，昏昏的，他陷在沈思裏。

「站住！」

車子前面突然出現了兩個人，倉促得幾乎使他看不清他們的面孔，他們同時低聲然而嚴厲的喝道：

「停下來！——檢查！」

前面的車子女人已經下來，車夫躲到道旁去了，這是一種規矩，對於這種想像不到然而却又很容易想到的，必然要遭遇的這種事情，他不僅仍舊是茫然了。

那人由懷裏掏出手鎗。他很清楚的聽見搬開保險機的聲音，那鎗在太陽下閃閃的發光。

一個人開始搜索女人的手包，很快的把她的手錶摘下去，一個矮子把手鎗比着高賢的胸口，威嚇道：

「皮包裏是什麼東西？」

意外的，高賢並沒有驚怕，他只木然的把皮包打開，而且抽出一束稿紙來。

「就是這樣的東西，」他說：「不是值錢的東西。」

強盜失望的舉着手鎗的手放下來，問道：

「帶着錢了麼？」

「帶着了。」

「多少？」

「三百塊。」

「拿來我數一數。」

高賢毫不介意的把皮包交給強盜，他知道如果撒謊而在身上搜出來的時候，他們是會怎樣對付他的。

「我並不要你的錢呢，」那個強盜很鄭重的說，自然他已經很熟悉於這種詞令了，「你還有多少錢？統統拿出來罷！」

「我也是在外邊跑腿的，」這時候高賢變得很聰明，人一到沒有錢的時候往往就會變得很聰明，他忽然想起來他在城市遇到的那些江湖的漢子，他用豪爽的口吻說：「一沫子的錢拿去用罷，再多可是沒有了……這也是借來的錢。」

強盜懷疑而且嘲弄的看着他，說道：

「真的麼？」

「真的。」

「那麼你是那一部份呢？」強盜看着他的制服，「從那裏來的呢？」

他不敢隨便說是什麼人，因為他不知道這些強盜的政治背景，鄉下也不像從前的鄉下了，武力的集團到處割據着，統治着，沒有人能使他們屈服。他只能回答說：

「我是由天津來的。」

「好罷，那麼你走罷！」

強盜拋給他五十塊錢，並且把居住證還給他，揚長走了。後面的一個把鎗收在懷裏，沉着臉說：

「嘴嚴一點，知道不知道……」

這時候他才看清，是兩個很結實而且很漂亮的小伙子，穿着黑色的衣裳，和藍色的酒鞋。

「你爲什麼都給了他呢？」女人在車上幾乎要哭的說：「我的手錶要值五百塊錢呀！」

「你的命值多少錢呢？」高賢說：「他也許要槍斃你呀！」

他轉向車夫，嚴厲的問道：

「每天都有這樣的事麼？」

「沒有，先生！」那個車夫很抱歉的說，「我們這些日子是第一次遇見呢，……前一個月倒是常常出錯兒……」

他看那神情車夫並不和強盜一黨，他報怨女人說：

「到鄉下來種地還用戴手錶麼？……這都是在城裏學來的毛病，莊稼人每天早起還用看錶麼？大陽就是他們的錶」。

高賢的心情，這時候是在變化而且動搖，他很難肯定他是在想什麼，他覺得這樣的遭遇很好笑，他又想起梅里美書信裏寫的故事，在西班牙遇見強盜的笑話，他沒有想到這事情怎麼向祖父說，他像剛作完了一件大事，混身感覺疲倦和困乏。

「我們爲什麼這麼倒霉呢，……」女人痛苦的呻吟着：「我們遇見了所有的倒霉的事呀……，都是跟着你才遇見這倒霉的事，我去報告鎮長，請他派人去追去，一定可以趕上，他們不能走得太遠……」

「農民們的生活，我一定要好好的看看他們，」高賢不回答女人的嘆息，他自己想着，「他們像牛一樣的生活，吃草而貢獻最大的精力，勞働並且供給別人享受，……那麼再由我

的口袋裏要回去這是不道德的嗎？拋給我五十塊錢，……他可以全數拿去，而且可以狠狠的打我一頓，他手裏有槍，他知道我決不反抗，這就是強盜，然而這是不應該的嗎？」

他突然向女人吼道：

「住嘴罷！一個錢又算得什麼！——他又覺這麼說也許女人就更難過，他安慰她道：

「秋收的時候另外賒你一個，賒你一個成了罷！」

他突然有了一種輕鬆而且舒適的感覺，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難於用言語形容的感覺，為他過去沒有經過而且沒有想過的微妙的感覺。他興奮的下意識的思索着這意外的遭遇而誘引起來的變化的心情，有如大病之後在病牀上嗅到五月的洋槐花香，而且看到那生發的為風擺動着襯着潔藍的遠天的綠色的葉子。

## 七

全家歡迎着高賢，他的女人和他的孩子的歸來。

高賢驚訝的望着這個有如廢墟的家，幾年沒有見面，他竟變得如此的蒼老和瘠瘦了。小巷寂寞而衰頹，毫無活氣，他記得他離開這裡的時候，幾乎每天充溢着叫賣的人和吵着罵着的頑童。他由這裏長大而且看着它繁榮和建設起來的，現在是一個枯槁的腐朽的骷髏。在院子裏堆着發霉的棒子苞皮，無數的蒼蠅在那裏飛舞着，歌唱着。每個窗子都有戰敗的傷痕，窗戶紙是殘破而不完整的，主人沒有時間和精力顧及到這些生活的瑣事。他曾經在這院子裏栽種過幾種花草。那長形的花畦早已不見了，因為很容易被人們踏平那些精巧的建築，真不知道有什麼人來過這個院子呢。丁香樹和夜歡樹也被人們連根挖去當了柴燒，曾經爬滿了半個院子，可以遮蔽陽光夏日在那裏讀書的藤蘿花架，現在也只剩了一堆亂七八糟的枝杈。只有從前幼小而此時却茂盛粗壯，長過房去的榆樹，在這裏有着出奇的剛健而且頑強的孤另的豎立着。

祖父蹲在那裏晒剛剛撮下來的棒子，人們急着要吃麵粉，差不多很少有人存了米面，必需把棒子晒乾才能上磨，大家焦急的期待着，煩燥的翻轉着玉米顆粒，……是潮濕而且柔軟的。

「你們都回來啦！」高五爺愉快的叫着：「好極了，在天津沒有什麼用處呀！……」

這裏，到處都是吃的東西，都是財產，「他把孩子抱過來，愛撫的親熱的哄着說：

「你跟我上菜園子裏去罷！」他幾乎像個孩子一樣；「毛豆角，茄子，癩葡萄，……我還爲你種了甘蔗呢，」他把孩子放在棒子上，「你在天津吃的着麼？你什麼也不見罷，你爺什麼也不給你買罷！……；咳，你什麼也沒有，你吃罷，一會兒給你煮老玉米呢！」

孩子便在晒玉米的席子上跳起來，喜歡的叫着，有點害羞的親着那爲太陽灼晒得黑而且紅的打纜的老人的臉。

「你爺呢？沒有想家麼？」

他熱心的問着孩子。

高賢和他的女人都在安慰着老人，把帶來的禮物拿出來，五斤洋鹼，一包茶葉，還有二斤紅糖。給他們的叔母則買了一把剪刀和四塊洗衣用的肥皂。

「你們來了就好了，」叔母與高彩烈的說，她已經顯然的見到衰老，依她的歲數而論，她應當還是個精力充沛的婦女，她沒有孩子，因爲結婚以後沒有生育過的原故，她時時陷於一種沈思和憂鬱之中，這是一種女人的恥辱，她的感情爲此而時時蕩斯的里的激動着，

「家裏真是忙不開呀！每天五六個雇工，料理他們的飯，還要照顧着趕着推磨，麵粉不

够吃的，像好年月有厨子的時候，……你看現在就是一個人，裏裏外外，園子裏也用人，還要檢冬天吃的野菜，而且我又有着病呢……」

她在患着一種流行的皮膚病，手上，臉上，和胸上起着一種無名的痘疹，左手腫着，無名指和食指像兩條紅色的胡蘿卜。

「你們幫我作飯就好了，」她說，「我的手不能沾水。」

「叔叔呢？」

高賢迷茫的佇立在榆樹底下，這家的情况使他失望而憤懣，他沒有想到會變成這個樣子，當他離開這裏的時候，是溫暖而且整潔的。

「你叔叔麼？」一個人在廚房裏說，這是長工趙鍾第，他在那裏吃着晚飯，始終就沈默的咀嚼着，聽着人們的談話，他用着一種頗為敵意的聲調說：

「他麼！他下窪送飯去了，上場裏去了。」

這個人是非常古怪的漢子，他的性格和他的相貌一樣，倔強而且警拗，他已經快要三十歲了，還沒有結婚，並不是完全沒有結婚的可能，他不像別的長工是外鄉人，他好幾代就是這個小鎮甸上的住戶。他自己有田地，也能够養活自己，他所以不結婚，是因為他看不起所



有的女子。

「都和豬一樣唄，還不如豬值錢……」

對於他的這種哲學，他並不加以解釋，他和每個農民一樣，是個寡言的人。

高賢對這個傢伙發生了興趣，他愛着這個靈魂的變異，很快的和他作了朋友。

長工趙鍾第幾乎好幾代都沒有離開過這個小鎮甸，農民離開他的家，那是很可笑的，而且一定要得到輕侮的批評，除非在外鄉發了財回來，然而那樣馬上便又會被人猜想必定是我那裏作了非法的卑鄙的事。農民們愛着他們的家如愛着他們的小烟袋，就是不能再吸，拆斷或是劈裂的時候，他們也貪婪的不忍拋掉它。可是這一回他到世界上！——那個比這個小鎮甸大了無數千百倍的世界！——旅行去了，艾子口鎮發生了變故之後，他就隨着人們離開這裏，到天津，北京，山海關，塘沽，……沿着白河和京山繞走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

走了三年。他失望着回來了，他已經為找尋工作和想法餵飽他的肚子而用盡了最大的力量 and 各種各樣的嚐試。

「那些地方比我們所多的是什麼呢？」他向高賢說；「什麼也不多，……就是多一種娘們，摩登，猴子呀，他媽的！」

他狠毒的咀咒着，用着粗野的字眼，把火石和火鏈打得拍拍的由響，看那那冒起來的火  
花。

「火絨子也不好使了，沒有好東西了，……那不是猴子麼！猴子屁股！」

他的聲音是枯燥的，暗啞的，驕傲而且安閑的坐在廚房的火灶旁邊，抽着他的小烟袋。  
他是個廚子，雖是鄉下的廚子，也會作幾樣好菜，而且他也會種菜園子，種瓜，有時候  
也當「掌總的」（註九）現在他一個人担着好幾種差事。

「你沒有混上個媳婦麼？」高賢知道了他在外鄉跑了幾年的經過，就取笑的問他道：「  
真沒有麼？那裏不比我們鄉下，還要用明媒正娶。」

「我養活他們呀！——這個粗直的漢子像被蝎子螫了似的叫喚起來：

「我可以餵養一口豬，一隻狗或一隻貓，它們多少有點用處，並且看着可以痛快，……  
可是娘兒們有什麼用處？什麼用處也沒有哇！」

高賢簡直不能明白這個善良的農民爲什麼有這種過激的思想，他想必是城市裏的女人

（註九）掌總的，是帶領短工下地並且監督和指導的人，他在前面領頭兒作工，所以要有經驗而且  
被地主信任；然而有時也是臨時用的。

損害了他。他用種種的話引誘着長工趙鍾弟的口供。他對於這個黑瘦的農民的憤慨、感覺無限的趣味。

「有誰謀害了你嗎？」

「謀害我？」他很機警而且自信的答道：「我是傻子嗎？鄉下佬，我是個鄉下佬，我可不是個傻子。」

停了一會，他敲去烟袋裏的灰，並且裝上新烟葉，他說道：

「我不理會她們！」

「沒有一個好人，」他喃喃的說：「小姐，太太，姨太太，一直連老妈子，沒有一個好人。……你不用想睡覺，沒有一個人不支使你，一直到夜裏兩點鐘，在我們這家裏快起來下地去了，可是這時候姨太太回來了，吵着鬧着要吃點心，我給她預備着點心麼？他媽的……太太一直打牌，無窮無了，白天夜裏，好像她永遠也不睡覺。我說，我要睡覺去了，我睏了，老妈子說……你不預備夜消了呀！等一會牌散的時候大家要吃餛飩。我說……好罷！我作餛飩罷……作了，預備好了。這時候太太又接着打八圈，打到明天早晨我要上街買菜去了，我一夜沒有睡覺。」他看着煙袋冒着白烟，並且用手軋着煙斗裏的紅火。接着說道：

「老媽子要分我的底子錢，我說：……我從來就不知道什麼底子錢，我沒有底子錢。……你個老趕，你爲什麼不要底子錢呀！老媽子和我大鬧大叫，要去告訴太太去，說我欺侮她，我爲什麼要欺侮她？她是拉車的王大的姘頭，就是那個畏楊梅大瘡的王大。……小姐夜裏不回來，她常常住在外邊不回來，有時候回來了，夜三點了，大家伙全睡覺了，我去開門，有一個小子摟着他，他媽的，還親嘴哩！看見我跑了。小姐給我五塊錢，我要了，塞在衣兜裏，因爲我沒有錢。可是第二天小姐見了我，隨着眼說：……以後有人賞錢的時候，要鞠躬道謝；我道他媽的謝，我不幹了，……我給窰姐鞠躬呀！都是窰姐唄！」

高賢吃驚的望着這個好人對於城市的嚴厲的批評，他一點也不原諒他們的放蕩和無恥。他把小烟袋塞在懷裏，對着灶台自言自語的說道：

「他們整天在作什麼呢？都有錢，而且永遠有香油和白麵，可是我沒有，我們的早賣完了，……買了牛了。」忽然他愉快的向高賢說：

「你看見賣了一頭牛麼？」

「看見了。」

「那是一頭好牛，很壯實，一點毛病也沒有……」

大家把話說完了，趙鐘第又開始沉默起來，他沉默的時候抽着他的小煙袋，他不隨人，也不作聲，只是眼睛瞠着遠方，——在屋子裏他看着灶裏的火，想着。他想，如果將來自己能夠買一頭牛的時候，那時候就租一二十畝田種，而且給趙鐘第娶一房媳婦。他自己不要，太麻煩，又要花錢，……而城裏的娘兒們……；他用力的使自已不想那些不愉快的事。

晚上高賢和馮婉英睡在一間盛破舊的農具的屋子裏，這屋子從前本來是乾淨的，可是現在骯髒了，有誰在屋裏燒過火，白灰牆上留有煙燻的痕跡，坑上和地上很潮而且堆聚着塵土，好不容易才在坑上清理出一方地盤，他們鋪上蓆子，把孩子放在那兒，坑頭上有四袋麥種，高賢沒有把它搬下去的力量，他疲乏而且飽滿了，他依着那堅硬並且沉重的口袋，想着這一天的遭遇和這個家的將來。

「我們怎麼在這屋子裏住呀！」女人不高興的說：「這裏還不如鍋伙（註十）乾淨呢！」高賢半天沒有理她，等了一刻，他不耐煩的答道：

「你睡覺罷！也許將來還沒有這樣的屋子睡呢。」

（註十）長工們的宿舍。

他接着罵道：

「城裏女人的脾氣……」

## 八

高賢到他的田地裏去了，他走出圍子的城口，一個兵正在那裏吃着煮玉米，依在廟門的沙袋上唱着流行的小調。

原野被隔斷在城圍子的外邊，是廣漠而且遼闊的，堤岸一直通到白洋淀的邊沿，蜿蜒着如一條原始時代的爬虫，匍匐着靜靜的喘息着。他記起來當他離開這裏的時候他走過這條堤岸，那時兩邊植滿了柳樹，他和家族還有其他的人；夜裏躲過哨兵的監視，——那時候圍子還沒有修建起來，偷偷的沿着堤岸向大清河的一個叫作台頭村的小鎮甸逃亡，由那裏也可以坐小火輪到天津，逃亡的隊伍攜着他們儘可能帶出來的行囊，貴重的衣服或是一包赤金首飾。女人們蹣跚着，孩子們被威嚇着，月亮照耀着他們，恰像在地獄裡遊行。現在那些柳樹，

早已不見了，有一個存在了不過半個月的一個什麼隊伍伐倒了那些農民的血汗，司令把它用低廉的價錢賣給商人作了「給養」。堤岸受着蹂躪的創傷，禿禿的安息着，在大地裏點綴着這個時代。

「田地並沒有變更呢，」他嘆息着。「河套」和「北園子」（註十一）都還和往日一樣的肥沃，大地是青色的，農民們勞働，裝飾着這個綠色的平原，堤岸的左邊和右邊都在飄散着田禾的香氣，果實的甜的氣味和鮮豔的色彩是誘人的，一切都是飽滿和充實的。

他走到自己的菜園子裏來，他還認識他的田地的位置。農民們記憶他們的田地依憑一種奇怪的感覺，不是用記號或是別的方法。他們就閉了眼睛甚或十年八年分別了它，以至於丟掉了它，他當經過他自己的田地的時候，他仍舊可以感覺到那塊土地是他的，他在那裏勞働過而且被太陽灼晒過，他能夠嗅到他的土地特殊的氣味，正如一隻母狗可以憑嗅覺而辨別它的主人一樣。

他拾起一塊泥土來，用力的握着並且把它捻碎，「真是奇妙的東西，」他嘆息道：「它生長糧食並且養育我們，一切都是在這裏長出來的呀！所有社會的美麗和幸福，」

（註十一）是地的名字，堤岸左側和左側田地的總稱。

「而我呢，」他驕傲而滿足說道：

「我是這田地的主人！」

「我一定要在這裏生活下來，」太陽灼熱的愛撫着他，秋天的太陽和夏天的太陽不同，夏天的太陽是鬱熱的，它使人們喘息而且不舒服，幾乎是在虐待着大地和人類。秋天的太陽則是愉快的，溫暖的，乾燥而且焦脆，使人由靈魂一直到腔體都發着麻癢的感覺，而對生活——生命，有一種貪戀和熱愛的情懷。

「這兒是我的家，我的生命的津液，」他在田塊上奔跑着，踏着粗鬆的黃土。

在菜園子毗鄰都是高家的田地，南端種着高粱，紅穗子已經冒着油光，再過十天如果不下雨的時候就可以收割了；東端是玉蜀黍，已經收了一半，高五爺在那裏忙亂着呼喊着，督促着短工勞那些碩大而且滿實的棒子；北邊種着黃豆，長得很好，豆秸高大而粗實，人站在裏面完全埋沒了頭頂。西邊鄰着堤岸，旁邊只是一塊小小的田地，是長工趙鍾第的財產，他種着早穀，已經成熟了，趙鍾第的弟弟錦第和他的妹妹趙秀在那裏收割，他們的出產很少，只有六畝，他們不必雇用短工，趙錦第和趙秀忙碌着，割下穀來便由趙秀鋤出地裏的穀根，他們貪婪的利用着這一小片田地，預備趕着秋完再栽種一次白菜和蘿卜，這使他們可以豐富



的過一個冬天了。

趙鍾第並不招呼這個青年人，他一心的除着白菜上的油虫，想着而且把它們撞死撲在濕軟的土地裏，他早看見高賢由堤岸走來，他沒有招呼人的習慣，好像這世界上只有他一個人生活。

「五爺是個吝嗇的傢伙，」當高賢站在他面前的時候他說道，這並不是完全對高賢說的，他自個兒自言自語，「應該買苦樹皮，油虫把白菜都吃壞了。」

發着金黃色的亮光的油虫，在他的大手底下一個一個流着綠水，當他捉住葉尖地方的油虫的時候，只稍微一掙動，油虫便狡猾的跳落到葉子下去，隱密的藏在白菜心的彎曲裏，他於是便咀罵着，恐嚇着。

停了一會，他說道：

「你爺真是個好莊稼人呢，懂得怎樣過日子，怎樣種地，……過日子不容易呀！……」  
「他佩服的說：『要懂得種地，還要吃苦耐勞，……省吃儉用，……你們，』他心裏的嘆息道：『你們都不行，比起老頭來，你們懂得怎樣過日子嗎？』」

高賢不服氣的蹲在白菜畦邊，和趙鍾第一樣的捉拿着油虫，他不如那個黑臉的手熟練，

油虫跳着，滑落着逃走了。

「我想我也會，」他反駁說，「我能够吃苦，我什麼苦都受過了，城市裏並不比鄉村好些，我不是很有力氣嗎？」

他伸出胳膊，讓鍾第看看那健康的皮肉，和趙鍾第的一比就顯出來他的是白皙而且瘦弱的，雖然他自己看來已經够壯強。他離開田地好幾年，很久沒有受到大地的煉練了，他幾乎很慚愧而且悲觀的把胳膊藏起來。

「你住在家裏等着吃罷」，趙鍾第說，他並沒有嘲笑的意思，他冰冷的說：「只要你們好好的住在家裏，你爺就很高興了，他曾給你們經營田地，比一個什麼人都好。他也願意你們在家裏吃現成飯，只要你們不光費錢。……他像一頭牛一樣，他作工並不帶怨，他自己很愉快呢。」

高賢臉紅着，看着趙鍾第由這個畦走到那個畦。

「一雙皮鞋，」趙鍾第指着高賢的鞋說，「一雙皮鞋多少錢？」他憤懣的怒吼着：

「我到天津去了，都在穿着這樣的皮鞋，一閃一閃，他媽的，一百二十塊錢一雙，一百

二十塊！」

他狠狠的把一把油虫按在土裏，叫道：

「在我們這個小鎮甸上可以置一畝好地，一畝上等的田地，……你們却只穿一雙鞋，田地可以種高粱棒子豆子芝麻，種什麼都可以生長，可是一雙鞋，什麼也不生長……」

他嘲笑問道：

「穿這樣的鞋舒服麼？……皮子是硬的，我看不舒服罷！」

高賢羞愧的佇立在那裏，沒有作聲。

趙鍾第站起來，走到田壟去，他應該休息一下了，掏出他的小烟袋並且打起火鏢來。

「我有六畝田地，」他喃喃的說，「可是我不要了，我送給老二了，……你還記得他麼，他就在那邊，」他指着割穀的趙錦第，望過去只能見到他一起一伏的身子。

「你們小時候一塊長大的，一塊在小學校裏念書，你大概忘掉，他已經會種田了，他可以娶一個媳婦，……我不用這些東西，你爺待我很好，我作工養活我自己，只要有一個小烟袋就夠了。……我種了點煙葉，」他指着田壟旁邊一畦寬大的煙草的葉子，「這點烟葉可以抽一年，你叔叔，你一家子，和我。我有一點就夠呢，我並抽不多。」

他嘆息的說道：

「地土真好啊，你說這不是奇怪嗎？只要種一點就可以收穫許多，五毛錢的烟種子可以收穫五十地錢的煙草。……可是上學就不行，花錢却不能收穫，而且，把種地也忘了。」

高賢喜歡着這質樸的農民，而他的瞧不起知識和文明的態度又損傷他的自尊心，他想要辯解，可是却想不起較好的理由來，他只能勉強的講：

「我會學起來的，我慢慢的就會像莊稼人一樣，和你們一塊種地同看日子了。」

趙鍾第並不考慮這個青年人的誓約，他只是武斷的說：

「你叔叔也和你們一樣，他不會念書也不會種地，所以他是個廢物，一個十足的廢物；而且是怎樣一種皮氣呢，一種頂壞的皮氣，他願意讓別人理睬他嗎？」，他毫無顧忌的吼罵着，並不管高賢和他叔叔的家族關係，他說道：

「我可是不理他，他不知道種地的這些事……」

高賢痛苦的想着他的家，祖父的衰老使他心裏藏了一種人類的基於同情的憂慮，這個家如果去掉這個老人的時候，一切就都完了，像缺乏組織和自發力量的團體失掉了賢明的領導者一樣，一定馬上會解體了，像一個人損壞了神經中樞一樣，馬上就要麻痺了，死滅了。

「你父親也不知道種地呢？」趙鍾第不管這個青年人的疼痛，他仍舊嘮叨着說：

「你們都不是種地出身的人，你們不是莊稼人，現在才來種地，可是晚了，你如果不去上學就來種地，也許還行，可是現在晚了，你再受田地裏的棒打，受不了啦，晚啦。」

他望着堤上負着糧食的女人和一些孩子們，敲着他的小煙袋，告訴高賢說：

「莊稼人和牛一樣，一定和牛一樣，老老實實的種田，什麼也不想，可是城裏的人却和狗一樣，他們白天睡覺夜裏打牌，」他狠狠的說：「我要餓死他們，那些雜種……」他又忽然矛盾的勸告着高賢說：

「你還是回天津去罷，上學慢慢作官去罷，田地裏的事，你爺給你們經營，如果坐了官，你爺也許高興呢，他是個功名人。」

高賢坐在這個農民的身邊，他靜靜的聽着，看着，天空沒有雲，藍的蒼穹深而且遠，一直到底方便和田禾的青碧渾為一體，變成一幅調和的無比的景畫，真是一個偉大的存在啊！高賢嘆息着，感動着，他覺得他和這自然逐漸溶化，而且也被吸收在這幅天下的景畫裏去了。

在高粱地裏，有不知名的鳥叫着，在堤岸的那一邊，有人在叫喊着牲口，是收拾留麥地（註十二）的農人！在菜園子裏聽得很真切，一個吵啞的嗓子喊着：

「唔啊唔！唔啊唔！」

## 九

高家的菜園子和趙家的田地接壤的地方種着大約有半畝左右的棉花，不知道受着怎樣的災害，這棉花長得很壞，每枝梗結着很少的棉花桃，而且瘦小乾癟，趙鍾第完全忽略了這些可憐的生物，看樣子他們就快要乾死了。

高賢走過去察看這些果實，趙鍾第發現了他，那個青年人赤裸臂膀，紫銅色的肌肉上流着汗水，他一邊抹着額頭上的汗珠子一邊叫道：

「高賢！是你麼？……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呢！」

高賢跳過去，握着他的手，那手粗大而堅硬，使高賢不敢用力。

「我昨天下午來的，我們好幾年沒有見面了哩！你長大發了胖啦！」

（註十二）留麥地是這樣的田地，今年收割了小麥，仍舊留着再種小麥。……小麥是秋天播種。

趙秀也停止了工作，驚訝的看着這兩個入。等他看出高賢的面貌來，便也走來說道：

「我以為是隊伍上的呢，你穿着這樣的衣裳，我早就看見你了，你由堤上下來和我大哥說話，我想隊伍上的人找我大哥幹什麼呢？」她好像抱歉似的說：「我大哥脾氣古怪，沒有他不罵的人，我怕他又得罪了誰呢。」

高賢看着他自己的衣服，草綠色的制服，真如一個兵一樣，天氣熱他背着他的上身，襯衣是白潔而且肥大的，他沒有想更換他的衣裳。趙秀却穿着鄉下土布的藍色的小褂，黑布褲子已經褪色了，起着灰白的毛絨。有幾處還有四方形的補釘。她是很美麗的，有一雙大而光亮的眼睛，只有鄉下的少女才有這樣的眼睛，明媚而且安靜。她的皮膚是棕色的，緊硬，有一種彈性的光采；她用一方花布包着頭髮，在高賢面前她有點怕羞，他們在一起捉迷藏的時候，都還是小孩子呢。

「你是由天津回來麼？」趙錦第問道：「你這幾年都作了些什麼呀！有人傳說你在外邊作了官，你發財了罷！」

大家大笑起來。

「我沒有發財！在那兒誰也發不了財，我不知道你大哥也跑到衛（註十三）裏去，昨天

他和我罵了一夜，一定有許多人欺侮他了。……你們怎麼樣？過得很好麼？」

高賢坐在田壟上，趙錦第蹲在他旁邊，趙秀則戲弄的鋤着近處的穀根，他們小時候是在一塊長大的，可是現在坐在一起却生疏起來，都在沉默着，誰也沒有話說。

「你知道吳九齡麼？」

有一隻老鴉落在他們的近處，趙錦第拾起一塊硬的土塊擲過去，把它嚇跑了，他說道：「我們小學裏打擂台永遠裝作寨主的那一個，他爸爸是賣油條的，……有一天我看見他，他在什麼地方受了傷，肚子和腿都流着血，他已經不能走了，躺在村邊上，我說：

「……你怎麼了？你上哪兒去哪，好幾年沒有看見你，誰害了你呀！」

「他不作聲，用手指着肚子，他幾乎也不能說話了。我把他背到客屋子（註十四）裡去，用布繮了綁傷口。他痛苦的呻吟着，用手抓着他的衣服，我在他的口袋裏找到一封信，是給你的一封信，可是我看不懂，我又不知道你在哪兒，誰也不知道誰在哪兒，我把那封信交

（註十三）衛是天津的簡稱。

（註十四）鄉下的燒磚工廠，只有豐收和農閒的時候才開工，平時爲工人預備的宿舍，是沒有人住的，因爲在鎮甸的外邊，常常有流浪漢或是乞丐住着那房子，主人並不干涉。



給我妹妹了，她放着比我放着妥當，我會丟了的。」

他用手在泥土上畫着一些什麼，他坐在高賢面前，眼睛濕漉漉的。人的生活裏，常常要串演一些難以用理智解釋的悲劇；而人們又不能擺脫他自己在這悲劇裏的命運，趙秀也停止了他的工作，坐在葦草上，陷於沈思之中。

高賢焦急的問道：「那信還有嗎？」

「我埋在巷前花池子底下，一趙秀不安的說，她幾乎要哭出來，「這還是去年的事情，……我猜想這一定是一封要緊的信，所以我不能丟掉，一定要保存着等你回來，可是你沒有回來……」她用手折斷着葦桿，低着頭不好意思的說：「我沒有找到油布，只用了一張厚紙包起來埋在地裏了，我想你也許很快就回來，可是今年夏天我掘出來一看，」她把頭低得更深了些，幾乎埋在懷裏。「……都爛了，爛成一堆泥，……我想把它晒晒也許可以弄好，可是一個字也沒有了，是用鉛筆寫的呢，很草的小字，……二哥罵了我一頓，」她流出眼淚來，吞吞吐吐的說：

「我真對不起高大哥呢，……更對不起吳大哥，就是託了我這麼一點小事，……我是多笨哪！」

大家又痛苦的沈默起來。

「後來呢？」高賢急於要知道這個故事的結局，他問道；「吳九齡怎樣了呢？」

「怎樣呢？沒有錢也沒有醫生，自然是死了，他受的傷太重，流血的臉比紙還白，……真可怕呀！可是他一點不安的樣子也沒有，只是呻吟着，後來便喘，他掙扎着囑咐我不要告訴他父親知道，他父親只有這麼一個兒子；而且媽媽又死了，只有一個……」

他用手把劃的花紋塗去，望着遠處的田禾。

「我見到吳九齡的爸爸，老頭子還在賣油條，頭髮全白了，嗓子也啞了，而且精神也很壞，他拉住我說……」

趙錦第比着那樣的姿勢：

「——你看見吳九齡了麼？他到那兒去了，我就快死了，……他上那兒去了呀？」

「我騙着這個老頭子說：有人看見他在天津呀！你爲什麼要死呢，你不是很硬朗嗎！」

我送給他一升棒子，他一點不硬朗了，賣油條也是賠錢，因爲他老了。」

他結束了他的報告說：

「人們不是很可憐的麼，很快就死了，完了，不然便像一頭牛一樣，整天乾活，吃着草

，有時還挨一頓鞭子，你想想看。……吳九齡死了，我把他埋在窯場的西邊，因為怕頭上的人們知道，連一口棺材也沒有，我也沒有錢買，好幾年都是沒有一個閑錢，整天吃着棒子面，有時候吃高粱面，我聽說城裏連棒子面也不好買，是真的麼？」

「……………」

高賢不回答他的問題。他站起來在田壟邊走着，想着，他看見趙秀還在流着淚水，他忽然覺得，這個女人就是在哭的時候她的美麗也是很動人的。

他想不出來吳九齡爲什麼會有信留給他，雖然他和那個青年人在一塊很要好而且意見相同，可是他好久不知道吳九齡的消息了，吳九齡對他有什麼期待或是要求呢？他覺得他根本不應該跑出去，如果始終留在這個小鎮甸的時候也許要好一點，至少可以常常看見他的那些小時候的朋友。在城裡他沒有朋友，他和那些市民青年在性格上不能調和，他看不起那些耗子，而那些自以爲聰明的人也看不起他，所以他們很少有在一塊談話的機會。

「死了，完了，他讓我記住他罷！」高賢想着，「我是會記住他的，我會記住每個人的，時代雖然對待他們殘酷一點，然而我是他們的朋友，永遠是他們的朋友呀！」

他走到趙錦第面前，嚴肅的說道：

「你領我去到他的墳前看看去罷，……他父親的事，我們大家想辦法，總不能讓一個死亡人的家族受到委屈罷，如果我們有力量的時候……」

他們越過堤岸，密場在堤岸的西方，他們跑着，趙秀走在面前，她不哭了，而且和高賢又如幾年前在一塊一樣的廝熟了。她忽然轉過頭來笑道：

「高大哥，你不以為我二哥可笑麼！」

底下她就真的大笑起來。

「怎麼回事呀！」

「他以為你也……」她很羞澀的說，「也和別人一樣不見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和他打賭，我說決沒有，你不會的，我聽見過我大哥說你們一家都在天津，我夢見過你一次呢。」她臉忽然紅起來，而且故意的走落在後邊，使趙錦第不注意她難堪的樣子，「……我忽然又怕起來，我們都很想念你呢，今年春天五爺回來，我們才知道你在天津了，哪兒也沒有去。……你不是常談些這個那個的麼，我們真是不放心呢，……你還在念書麼？」

「不念了。」

「爲什麼不念了呢？」趙秀惋惜的說道：「能够念書真是有福的呀！什麼都可以知道，

心裡就明白了，爲什麼我們要打仗呢？……我是胡里胡塗，什麼也不知道，不明白，肚子裡像一鍋漿糊似的。哎，……我大嫂子好麼？聽說你有了小孩子，一定是愛人的小孩子罷！

她想了半天，又說道：

「我去看看去好嗎？今天晚上我就去……」

高賢苦惱的思索着，人竟這麼不同，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思想，學校裏教師像狗似的生活，騙取一點金錢喂養他們的妻兒，他們在講台上胡說八道，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在講着些什麼，還有一些文學家，詩呀愛呀，浪費着精力和報紙，在那些胡狸和小狼意之間流傳着。取笑着，而且讚嘆着。他們爲什麼？不過是爲了一點話可憐的稿費。農民們像牛一樣，餵養着他們，可是得不到知識，文明和一切在一個進步國家所應該供給他的國民的文化教養，！！在他剛剛離開天津的時候，他想，我到田地裏，種地而且勞働。當他看見那些呻吟無苦的人，他對都市的文明就更憎惡了，而且更願意快些離開他了。他坐在火車上，望着兩旁綠色的田禾，那是我的家啊，大地的母親啊，他禮讚着而且期待着。當他遇見強盜，他絲毫沒有惋惜他丟掉的財產：手表，去他的罷，皮包，去他的罷……這些文明人的玩意，都到他們所要

到的地方去罷！可是，現在他却又思，文明終是文明，人類生活需要這文明。他的思緒是混亂的，矛盾的，龐雜而且缺少條理，吳九爺爲着什麼原故死掉了？他才二十二歲，一個青年人，還是一個孩子。而這個美麗的姑娘，她却渴望於求得知識，他找尋人們打仗的緣由，這一切，這是怎麼回事呀！誰能解決這許多問題呢？誰也不能解決，他幾乎不顧及身旁的兩個人，而完全散步到沉思裏去了。

## 十

秋收的時候農民是忙碌的，因爲農事麻煩而且瑣碎，必須利用雨季把留麥地收拾出來，小麥的收成在價值上比較秋糧要優厚一倍，所以農民誰也不肯放掉這樣的機會；而高粱，玉蜀黍，黃豆，穀子，收穫的日子又各不相同，沒有一處不需要照料，而且正是栽種白菜和蘿卜的時候，要澆水和除草。高五爺種了二畝多蘿蔔，幾乎要每天有人照看和整理，高五爺和長工趙鍾第匆忙的奔跑着，一會兒在帶地裏出現，一會兒去看看蘿卜栽得怎樣了，高五爺還

要走出五六里地去看耕地的人們，他是興奮而且熱心的。拚出我這條老命，五年，只要五年，我這守善堂還是守善堂，「你們就好好的過罷，够你們吃的了。」他向他的重孫子說，他幾乎是把希望寄放在這個孩子身上的。他每天早晨由田裏回來一塊和他吃早飯，然後把他帶到場裏去，允許他在草穀裏打滾，允許給他捉豆梗上的青蟲子。太陽很快就把他晒黑了，而且晒壯了，很容易可以看出來他比在天津的時候重了一點。高賢和他的女人都非常喜歡，老頭子的政策永遠是多給他東西吃，如同飼養一隻填鴨。「你吃罷，不吃就够胖起來麼，看你你奶奶把你餓成了什麼樣子？和刀魚一樣了。」剛剛吃完煮老玉米，又把雞子拿過來，「這是剛下出來的呢，你去給他燙煮吃，」他命令着馮婉英，「孩子不吃東西能够胖起來嗎？你們爲什麼在孩子身上打算盤呀，我應有的一份我給我的孩子吃，……」他嘮叨的中斥道：

「你們都不知道痛愛孩子唄！」

這時候高賢就偷偷的把這一份吃掉，因爲他是很痛愛孩子的，按照祖母的分配的吃法，這小孩子的腸胃，一定要爆炸了

高五爺每天必需雇用四五個短工，然而他沒有存着麵粉，又沒有工夫讓牲口推磨。只好到麵舖子買麵粉來蒸窩頭給家裏和外頭的人們吃。他還要開發工錢，每天要十五塊，有時要

二十塊，可是手裏沒有一塊錢，這些買菜的錢也沒有。他疼苦而且焦急的向一些熟人們借貸，答應了極高的利錢，還要說好話，甚至要提起幾年前的交情來。

「都是命唄！」

當高賢告訴了他由天津借來的錢在半路遇見強盜的時候，他憤懣的跳起來。

「這是個什麼年頭！誰也可以取道，而且在哪兒都可以取道，……爲什麼叫我們趕上呢，這不是命麼！」

高賢慚愧的在一旁勸着，他很快就平靜了，這人不是暴烈的性格，他是很安分而且對於事情不過於勉強的，他只是嘆息着，惋惜着。

要花銷的來了，一直走進院子裏，這時候楊晉齋已經是大紳士，只在鎮公所裏喝茶和出些爲人所未想不到的天才的主義；李昇也不缺錢，他已經很有錢，和一個叫作小香水的暗娼在一塊辦度，並且常常請頭上的紳士到家裏去吃出色的他自己動手的壞子肉。他經營着鎮上的牙稅和斗稅，於是很有可以由這裏弄到一筆錢，他並且拿出一小部份錢來津貼給鎮立小學校，他還作了這個小學校的副校董。……正校董是鎮長，名子叫王盛甫。

紳士們都是一些從前被人們輕視和恥笑過的傢伙，王盛甫，……流氓而且是一個賭棍，



因爲和隊上的司令在一塊賭過錢的原故！；那自然還是十年前的事實，所以現在當紳士而且是鎮長了。司令如果找到了誰，比如說有私藏軍火或是其他別的罪名，只有找王盛甫才可以疏通，那就是說，一定要把送給司令的禮物也送給王盛甫一份，於是他現在還可以和司令在一塊打牌，紳士們已經看不起從前的鎮公所，那房子陳舊而且狹隘。現在司令部却是佔用了一所這個小鎮甸上最講究的一個有錢的地主的瓦房，於是艾子口鎮的靈魂又移到這所懸掛着「大夫第」的匾額的客廳裏來，大家談着國家大事，並且傳說種種的謠言。

「你們看見高賢出來了麼？」一個人當要發表他的意見的時候，一定要先使人注意他的談話的重要。這個叫作張三的人，作着驚訝的態度向大家演說，而且故意把聲音放低，以顯示他的神祕。

「穿着綠色的制服，……」他伸着左手向大家宣佈道：「制服是綠色的，黑皮鞋，我可沒有聽見有沒有領章。」

大家都看着他，要知道這到底是怎樣一件出奇的新聞，可是他並沒有能夠聽到有什麼特別的事情，他只悄悄的說道：

「一連好幾天都到北城門的崗位那裏去過了，和我們的弟兄說了很多話，而且給過五個

玉米，這傢伙……」

爲了更補足他的暗示起見，他補充道：

「這幾天台頭很荒亂呢，傳說沒有一個晚上不進去人……」

他忽然覺得這種說法有點對於高家的攻擊太露骨了，他本來沒有這樣作的必要，便轉過來說：

「我說過那個城圍子不行嘞，太薄了，」他用手比着：「跟窗戶紙一樣呀！小孩子也可以跳過去呢。」

王盛甫聽着這樣的消息不以爲然，因爲如果有着什麼「情形」的話，應該他先知道，而且報告給司令。這就是他的「重要性」，因爲他一定要在這鎮上作一個權威者，而只有權威者才能有最好的享受和最多的財產。

他辯駁道：

「高家會有什麼事情嗎？那是一個獨生子，而且兩房守着那個孩子，他們敢有什麼非分的行爲嗎？那只是個什麼也不知道的孩子，一個孩子而已。」

這時候大家都感到了對這個問題的關心和興趣，便有一個人說：

「高賢雖開家有好幾年了罷！那時候還是小孩子呢，一恍就變成大人了，……這幾年他都作了些什麼呢？」

張三搶着說：

「我看，……」自然他自己也是毫無根據的猜想，愈是這樣的傢伙說來愈是有聲有色的。「說不定也許是上邊派下來視察的罷！他每天往田裏去……」

「視察個蛋！」

鎮長王監甫生氣了，他大聲的叫道：

「如果視察能够不先到我這裏來麼？你以為這年頭還有劉驢鍋子私訪呀！上一回來的視察員，來了！——辛苦你啦！吃飯罷，多買肉，愈是在城裏愈吃不着肉，這年頭，你燻點肥的……」他用姆指和食指比着塊的大小，「吃完了，找一個暗娼，比方說小粉包和小香水，——小香水不行了，李昇那小子獨吞了，——你就說，先生辛苦了一天，睡覺去罷，休息去罷，……第二天你陪他在大街上走一趟，他也許疲乏了，不願意走，你送給他五十塊錢，只要五十塊錢，再見罷，他就走了，回去寫報告去了，視察……」他得意的把煙捲刁在嘴角上，

「我們沒有見過嗎？」

「可是據我看他穿的那料子可是上等的呢，」張三是賣布頭兒出身的，他常去天津，很有見識，在他不撒謊的時候，也是一個好人。他其實還沒有見着高賢，可是他確切的說：

「那是一種好料子，只有軍官才能穿得着的好料子，我摸了摸，我說，這是在那兒買的呢？多少錢一碼？」他裝作很認真的神氣，「可是那孩子一定不說，……他不說他回鄉下作什麼來，——作什麼來了？種地來了？種地來了。在天津住着不舒服回來下窪受累來，……」他冷笑起來。向着所有的人說道：

「他當我也是個小孩子呢，你說是不是？盛甫！」他轉向鎮長，「我見過的也比他聽過的多呀！」

於是他又神秘的宣佈着：

「高五爺回來作什麼？……他是回來取元寶來了，在他家的南院裏埋着十二缸元寶，大的十二兩一個，小的八兩一個，」他說的那樣逼真好像真看見過而且他稱過一樣。一個缸裏是二百元寶，一半一半，大的一百小的一百，……高家現在天津百貨線店都開了兩個，他們早就說過不回来了，這一回老頭子回來，種地是蔽蔽人們的眼目，你們看罷！——他在胸前舉着手，表示他的預言的準確，「現在就要運銀子了，一定要運銀子了。」

人們都很興奮的聽着，感覺無限的趣味，而且每個人都發表各自與衆不同的出色的意見，有一個人說高五爺已經在天津娶了蘇州的小老婆。

高五爺在集上想找一個買他的棒子的人，他急着要作成這筆交易好應付眼前的開銷，可是不但行情壞又很少有買主，買棒子的人都是零星的小交易，他在糧食市上擺出了三石棒子，他雖然忍疼就是小價也賣，然而收糧食的人不能要這種濕漉漉的玩意，高五爺的棒子應當在狠毒的太陽底下再晒他三五天，這樣的糧食不能入囤，可是他哪裏還誰能等那麼長遠的時候呢，工錢一定要用現錢開發，等到下午的時候，他無可奈何的又吩咐趙鍾第搬回來。

討花銷的人是一個跛子，進來見着高五爺就嚷道：

「你收的不錯呀！棒子一塊一塊的，還不該把花銷錢交了嗎？」

「這不是已經搬回來了麼？」高五爺指着棒子說，「沒有主，賣不出去，又弄回來了，……我是沒有錢，現在連一塊錢都沒有，不然我也不賣糧食，誰也知道現在盤微……沒有法子囉！」

跛子不奈煩的聽着，可是他認識高五爺，而且又是地主，如果在別的人家他一定要喊叫的，可是在這裏他只是嘲諷的問道：

「五爺，叫我那一天拿來呀！……腿也跑細了，鞋也跑破了，錢可是拿不走……」  
高五爺厭惡的看着這個人。

「等我賣完棒子罷，」他說：「我賣完了棒子一定給你們送去。你們管公事也不容易呢！」高五爺向這跛子咀咒着：

「這樣的年頭，你們當然是苦的呀！我那時候管公事，可是天下太平的唄。」  
跛子無可奈何的走了。

高賢在這個小鎮上和流言與批評一塊出現了，他走在大街上，察看着每個爲時代烙印的痕跡，像考古家和詩人似的，撫摸着而且感嘆着。

街上的人們看着他，注意着他，司令部門口的衛兵恭敬的給他敬禮。

他先拜訪他認識的人，找了他的老朋友，以後，就到艾子口鎮立小學校去了。

艾子口鎮立小學校借用基督教教堂的房子當教室，教堂裏只還有一個曾經去過英國的牧師在經管房產，這是個胖胖的老頭子，鬍子已經白了，他很委曲的把他的書房讓給教員。在禮拜堂裏堆聚着孩子們，喧嘩着，毆打着，而且到處塗抹着墨水。這個老頭子只顧了他一個人了，沒有一個教友再到這個禮拜堂來，他寂寞的坐在教員中間，聽着人們的議論和詛咒。這些人們——連校役老劉在內，——似乎具有一種特別的議論的嗜好和詛咒的天才，他們噤舌的講述着，辯論着，而且世界上沒有可以使得他們滿意和愉快的地方。他們咒咒所有的存在和嘲笑他們自己。朱君榮，——這個老基督徒，無可奈何的生活在他們的語言之中。

這個小鎮向上的唯一的文化機關，正患着一種營養不良症。他所有的一切均是貧血與蒼白，牆壁的磚已經有些地方粉蝕，塗着孩子們的天才的壁畫；屋頂長着黃色的星星草和掃帚草，高賢到這個小學校來拜訪之前正好落過大雨，秋天的雨冷如農民們所盼望的，這也是學生可以不用出席的理由。院子裏有些地方聚着水像一片小湖，而有些地方，則是泥濘而且污穢，如鴨子圈一般，發着腥羶的臭氣。

這樣的幾個教員：

王世忠，直隸省第二師範出身，今年已經五十二歲了，從由那個學校畢業，誰也不知道呢。兒有那麼一個學校！出來以後就在這個小鎮甸上教書，這裏所有的「知識份子」幾乎都是他的學生，所以他是「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他看得人們的關係非常澈底，而且他也知道怎樣對付和討好於人類。他永遠笑着，對任何人都是恭敬，親熱。自然他在背後的時候也一定便批評並且嘲罵任何人。人們有這樣一種習慣，總願意聽到別人的壞話，以便提高他自己的身份。在女人界裡的術語叫作嫉妒，王世忠先生，！！大家都這麼稱呼他，是研究而且澈透的懂得了這嫉妒的感情的專家。可惜的是他一生沒有能够離開這個小鎮甸，他為此委屈而且嘆息着，他報怨他的女人和他的孩子。因為除此之外，他再沒有別的什麼了。

第二個應該介紹的王憲林先生是王世忠先生的本家，！！自然也是他的學生，都是他的學生，可是他和王世忠先生的意見永遠相反，甚至感情用事的他要和王先生，！！人們招呼王先生的時候往往是指着王世忠先生，這也是造成他們兩個人有了意見的原因，！！分出一點距離，王先生容忍着，有時候却是諷刺着「老姪」！！他一定在人多的地方叫王憲林老姪，這樣使青年人更加氣忿。！！「叔叔說得不對麼？只要再等三十年，不用太多，三十年，你會想起叔叔的話呢！」他指着鼻子，使王憲林憎惡的懷恨着他，「……我比你大三十歲，」



他在王憲林面前誇耀着說，可是王憲林並不因此便佩服他，他一點也不佩服王先生，而是佩服開汽車的匠人。他永遠夢想可以去當汽車司機，可是沒有人肯讓他摸摸汽車上的東西。他憤懣的告訴馬朝說，如果有人給我一輛汽車，我可以當一個發明家吧！他是很自信他的天才的。

馬朝！——這個小鎮甸上的第三個教員，曾經見過世面，在天津的什麼機關裏當過錄事，——他自己說是書記，如果不撒謊或者吹牛的時候人就很好，可是又很難得有那樣好的時候。他大聲的吼叫着，宣傳着，看不起所有的人，並且恥笑全體都是鄉愚和老憨。他自己不穿大褂而穿一件制服，不知道是那裏弄來的制服，袖子出奇的肥而且短，褲子也是瘦的，並且前後有着不同的顏色。這人雖然在同事中間驕慢，在上司面前却出奇的巴結，他和校董說話和跟省長說話一樣，不敢坐在椅子上，唯，唯，是，是，正像他在衙門裏當差的樣子。徬徬遇上了這樣的一個校董，願意受人們恭維，所以他很被信任。於是人們便送他一個綽號，把他的名字寫作「馬童」，說他永遠跟着老爺翻跟頭，而且，校董又正是個紅臉的漢子。

——只有許樹謬是這四個人中間比較習慣於沈默的一個，他臉色蒼白，軟弱的咳嗽着，躲在人們不太注意的一角。有時候坐在教室和孩子們一塊玩去，便安靜的聽孩子們給他講故事，

他愉快的被孩子們包圍著，有無限的樂趣。當他痛苦到萬分的時候，他才自暴自棄的和人們爭辯他自己所獨有的虛無哲學。他發育不全，瘦小如一個女人，人們嘲笑他並且虐待他，隨時拿他的病——他不敢承認他自己有病——開不應當對一個同事所有的玩笑。

「你有几巴麼？」馬桐抓着他的褲子，捉弄着他說：「女扮男裝可不行，我們這兒不作興請女老師……」

他臉紅着，掙扎着，而且喘息着。

「給我們驗一驗，」馬桐當着衆人喊叫，「我們看看是真的假的，……喂，大家把他的褲子剝下來呀！」

人們愉快的大笑着，看着這個可憐的人哀苦的求着迫害他的人們寬容和赦免。只有王憲林是同情他的，然而他却又最懼怕那個健康的青年人，因為他時時斥罵着他的無能和懦弱。

「我來信奉耶穌吧，」有一回他偷偷的向宋君榮說，「人們生活着沒有意思，也許死了倒可以安靜，我需要安靜吧。」

胖子宋君榮正在瞌睡，許樹勳的要求驚擾了他，他迷迷糊糊的瞧見一張灰色的臉在他的

面前哭泣着。

「現在不行，」基督徒說，「要信奉主請你等一等，……我沒有聖經了，一本都沒有，而且禮拜堂也毀滅了，你等太平了的時候我替你祈禱，求主教免你的罪罷，……我們都有罪呢，你不感覺你的心臟空虛麼？」

胖子很快的便又清醒起來。給這個青年人一種失望的，近於滅亡的壓迫感；幾乎所有的存在都是壓迫他的力量，甚至學生也看不起他，在他上課的時候他們特別的叫囂和爭吵，使他不得不咆嘯而且焦急起來。

這個小鎮甸上唯一的文化機關訂閱着一份報紙，每隔三天信差便送來一束遲延了半個月的新聞，於是所有的人便來誦讀着，議論着國內國外的事情。

這時候學校便停課了，先生們告訴學生「自習」，……就是用拙劣的骯髒的小手臨寫柳公權或顏真卿的大楷，或是背誦國文和修身教科書，先生們把一羣孩子寄放在那個殘破的禮拜堂裏，他們自己便無恥的爭吵起來。

「文明……一高聲哀歎的想着，「人類要變成一種怎樣的畜生呢？」

他踱進教員休息室的時候人們正在辯論歐洲的戰局，這個小鎮甸和世界唯一的連繫便是

那幾張誤期的報紙，人們在報紙上得到的知識是很多的，治花柳病的成藥和女戲子的奢糜的生活，以及飛機投擲炸彈和每個國家的變動的消息，自然這與這個小鎮甸和農民都沒有什麼要緊的關係，於是報紙把這些知識份子造成一種特殊階級，他們自負的而且驕傲的在小鎮上生活着，時時向農民們恐嚇。

大家發現了高賢的時候一言驚叫起來，他們沒有想到高賢會回鄉下，都以爲這個人是作官或者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怎麼不知道你回來呀！」王世忠親熱的叫着，拉着高賢的手，「現在我們這裏快要被人們忘掉了，你們住在大地方的人們出去就不願意再來看這個小村子，……我們真够想念你們哪！你爸爸好麼？他沒有活動個差事麼？」

他把高賢拉到窗子跟前，那兒有一個較爲寬舒的坐座，他又介紹着說：

「這一位是宋先生，基督教的學者，唯！你們認識嗎？不認識罷！……高五爺的孫少爺，很快就變成了大人了，……所以我們都老了，鬍子都白了……」

宋君榮虔誠的招待着客人，他是很會招待客人的，大方而且文雅，他招待客人已經有三十年的經驗了。他和高賢握了手，請他坐在椅子上。

「這兒從前是教堂，」宋君榮說，「可是現在不是了，現在是艾子口鎮立小學校。」

「你知道我們辦這個小學校多麼苦呀！窮寡婦打官司，又沒有人又沒有錢，這不是你父親在這兒的時候了，那時候的學校在縣裏是模範學校，」這個作了半輩子小學教員的師範生嘲笑的說道：「現在是要做學校……」

「你不嫌你自己可憐麼！」

馬桐趕過來，他還拿着報紙，不肯把重要的消息就給別人看見，以便他永遠有機會可以講論最驚奇的新聞。他向客人說：

「王先生顧影自憐，顧影自憐……」

他同時鞠躬道：

「我叫馬桐，梧桐樹的桐，……你應該認識我，我十四歲才離開家，現在又回來了，……」他如同一個老朋友說話，「最新式的飛機可以攜帶多少炸彈呢？我知道是四噸，」他向王世忠說，「就是八千斤，五十口袋麥子，……」

「可是他們都不信，我會撒謊嗎？……而且沒有用處，我何必騙你們呢，我親眼在天津飛機場看見的。」

他在撒謊，他從來沒有去過飛機場。

「我見過的那個大飛機真是偉大，比我們的小學校還大，」他向人們講述着，揮舞着報紙。「載重汽車只能裝一噸半，可是這種飛機可以裝載八噸，九輛載重汽車的貨物，……我親眼看見，……一下子飛起來了，飛起來了……嗚嗚……」

這人說得有聲有色，他是個很天才的宣傳家，人們迷惑着，驚訝着。

「你們不信問一問高賢看，」他向反對他的人進攻道：「高賢是到過大地方的，不像我們一樣，一輩子沒有出過這個小鎮甸，你們只能在集上開開眼，看看賣假藥的，吹洋鼓洋號，可是在天津這算的什麼？賣牙粉的都吹洋鼓洋號，緞綢莊也吹洋鼓洋號，你可以進去抓彩，有時候一天不要錢，只要你得彩。我的同事得過一回彩，他買了一件洋綢袍子，純絲的，現在要值五百塊錢，四畝好地呀！一個很不錯的小莊稼日子，就是這樣的一件袍子，……他沒有花一分錢……」

他愈說愈興奮起來，口裏濺着唾沫，他一時望着這一個，一會兒又拍着別個的肩膀：

「天津的樓房，他媽的，十九層，二十層高呢，都有電梯，都有電梯，……坐電梯可不用花錢，……誰也可以坐電梯呢……」

高賢望着這個咭舌的傢伙，心想：

「這和你有什麼關係呢？這和你沒有一點關係呀！」

他很不安的坐在椅子上，勉強的喝着茶水。

王憲林吼道：

「你嫂子的綽號不是叫『坐電梯』麼，那可是要花錢，總不能少過你的薪水罷。——衆人瘋狂的大笑了。王憲林很得意他的機警，他拍着桌子，跳着而且扮着鬼臉。

原來馬桐的嫂子是一個暗娼，他哥哥有吸食毒品的嗜好，隔三日五日就到學校來找馬桐，求他給點過癮的錢。

這些人都熟知高賢，他的出身和他的家，他們都是在一塊長大的，王憲林是他的小學同學，那時候，他們打過許樹謬，說他偷了東西。自然，也許是他真偷了東西，一把削鉛筆的小刀或是八張白紙。以後，大家都是好朋友了，因為大了，娶了媳婦而且生產了小孩，都種地或者作事去了。

「那個小學校呢？」

高賢想起在那裏消磨了整個童年的所在，那裏是明亮愉快的，不像這個教堂的黝黑和破

舊。

「燒了……」

一直在旁邊沉默着許樹謬說。他很痛苦，因為他也愛着那個地方。

「全部燒掉了，學役王俊燒死在教室裡……」他低聲的說，像怕擾害了別人，「他想要把學校由火裏救出來，可是他就死在火裏。……他在那個學校裏有二十二年，由那個學校修蓋起來一直到它燒掉，他死得很好，那兒就是他的家，」他向牧師宋君榮說：

「他不是可以安心的永遠休息了嗎？他並沒有犯過什麼罪，他也不欠別人的錢財和恩惠，而別人呢，也不欠他的……」

他說着咳嗽起來。

「你的身子不好麼！」

他不安的答道：

「不是不好，只是有時候要咳嗽，這不要緊，只要一安靜就可以好了，……可是我永遠不能安靜，常常想些什麼，亂七八糟，有許多是我不該想的，我如果可以不想就好了。」

他臉漲紅起來，不知道是不是高賢也要恥笑他，捉弄他，他是一點反抗的力量也沒有



的。

大家對客人的到來不大感覺興趣，因為高賢沒有帶給他們可以興奮或辯論的消息，而且高賢也不參加他們的辯論，於是屋子裏就安靜下來。馬桐一個人在念報紙上的社會新聞。

「你沒有在外邊作點什麼事由麼？」

王世忠向高賢說：

「這時候人們都可以發財，只要有事作或者有地種，我們這兒這一羣是沒有事作也沒有地種，……只有別人買賣糧食的時候才剩給我們一點薪水，就好像收割莊稼的時候剩下一點有土的棒子和高粱給豬吃一樣，……然而我們却要教育別人的子女……」

他自己嘲笑着他自己，一點不留情面的說：

「是豬值錢，還是教員值錢呢？」

這個小鎮甸上的兒童都交給在這些教育者的手裏，高賢心裏恐懼而且困惑的想着，他們要造就出一些什麼人材呢？這不是很悲哀的麼？

他出來向教室走去。

孩子們叫着，爭吵着，在牆上和書上畫着一些只有他們自己瞭解的圖畫，也有的在唱着

，用粉筆頭互相投擲着。

「這和我們都一樣呢，」他想：「小時候都是如此，孩子們並沒有改變，只是衣服更襤褸一點了，和叫花子一樣了。」

他的出現驚擾了孩子們的世界，有幾個學生趕快跑到自己的坐位上去。他不願意讓孩子們停止他們的遊戲，他只在門口向裏面望一望，他就走開了。

這時候王世忠追上了他，悄悄的告訴他說，明後天縣裏視學員要來視察，校董想請請客，縣裏到現在還不給學校經費呢。他請高賢來陪陪，他說：

「你看不見我們這兒的教員麼？都是這種樣子的，那一個能向生人說兩句話呀！……這還像個學校嗎？這是個鍋伙（註十四）罷！」

他自言自說的說：

「視學員是誰呢？不認識的這麼一個人，一個沒有聽見說過的人……」

## 十二

這幾日高賢的精神很壞，他自己和他自己戰鬥着，困惑而且痛苦，他整個陷入於一種迷亂的狀態之中，如夜行人在山中迷失了路徑。

一人類是一種複雜的動物呢，」他想，他把自己關在潮濕而且陰暗的堆放農具的屋子裏，他把這屋子當作寢室在精神上也是造成不安和痛苦的一個原因，蒼蠅和蚊子四周飛舞着，哼哼着，可以休息的地方只有靠憲的土坑，他能够舖在上面的東西很少，一條多土而且破舊了的毯子，一片布單，在坑頭又橫置着存貯着麥種的口袋。

女人把包袱掛在樓把上，這個笨拙的傢伙佔了這屋子的一半，那木腳上還佔有田地裏的泥土。他把手巾，旅行袋和小兒的衣褲都堆在這口人的身上，如聖誕節松樹上掛着的禮物，犁鏟在屋角，鐵犁片在閃閃的發光。

馮婉英整天在廚房裏作飯和刷洗碗筷，這是個拙笨的女人，她作事遲緩而且粗心，過一會就坐在院子裏晒的棒子上看孩子搬運棒子苞皮和檢取棒子穗絲子的遊戲，所以她整天沒有空閒的時間，她抗議她作的事情太多了，應當雇一個廚子。

「你知道現在家庭的情況麼？」

(註十四) 見註十。

高賢憤怒的喊叫着：

「我們已經沒有錢了呀！這不是前幾年可以養你當少奶奶呀！」

他憎惡的咀咒着這個女人：

「你爲什麼不嫁給城市裏的闊少呀？他們有汽車給你坐，而且可以去看戲呢！」

可是過了一會他又想：

「一個人究竟應當作多少工作呢？我們的工作永遠作不完，而且永遠拿不到報酬。」

他不知道他是失望還是在思想上又有了什麼變化，總而言之他感覺到他臨離開天津所蘊育的喜悅，對於他的家和田地的種種抱負，現在都已經逐漸淡漠而且疏遠了。原野的田禾對他仍有魅力，他嗅着莊稼的香氣仍舊是愉快而且滿足的。然而在心靈的深處他是有着悲哀，或者說是一種不可言說的憂鬱，這是一種缺陷，如無名的猛獸或毒蛇在這個靈魂上噬咬了一口，它時時發着隱痛，而且時時使他不安，焦躁，煩悶和痛苦。

高五爺仍然是匆忙的奔走在他的田地裏，他不多說話，也不嘆息，在他寂寞的時候便帶着又賢——他的重孫的名子——到菜園子裏去，採取毛豆和嗜甜橘（註十五），他向那個孩

子講述當初栽種那些果樹的經過和位置，現在都沒有了，只還有兩棵葡萄樹，因為沒有搭架便沒有結實。

「明年我給你搭高高的架子，這時候就可以吃葡萄了。」他折斷着葡萄的藤，一壁說：不過要嚐了才知道，因為有的也不甜。

「這葡萄比你還大哩，第一年結果的時候你還沒有生產，可是現在你已經五歲了呀！」孩子不明白他的話，在菜園子裏跑着，拔取馬蹄菜（註十六）塞在衣袋裏，他常常跟他的二祖母來拔這樣的野菜，冬天可以蒸包子吃。他很快的便記住了這些植物的名子，馬蹄菜，白菜，茄子，棉花和蘿卜。

高五爺一點不向人報怨，他永遠工作着，一刻不放鬆他的田產，應該種蘿卜了，或是應該收拾留麥地，他不會遺漏或者疏忽的，就是這樣的一個老人，他和田地一塊生長了六十年。

「你不用上學了，」他向在咬着「甜柄」的孩子說。「上學沒有用處，你爺不會種地，你爹也不會種地……這地交給誰呢？你長大了種地罷！……你可以買五個牲口，你喜歡馬嗎

（註十六）就是長壽菜。

？」

「我們有牛，」孩子說：「老祖，你聽見過牛叫麼？我聽見牛叫了……」

高五爺愉快的愛撫着他的孩子，只有在這樣的時候他才是最喜歡的。他坐在穀子楷上，太陽晒着他溫暖而且舒適，他撫摸着孩子的頭髮。

「牛是有用的牲口，」他說「沒有脾氣並且肯爲人作活，……只是太慢，走起來一步一步的……馬比牛好，力氣也大，可是有脾氣，馬會發脾氣踢人呢。……牛呢，比馬便宜，那時候馬才二三百塊錢，可是現在牛也賣一千多塊錢……」

「老祖！我要大馬！」

孩子撒嬌的躺在高五爺身上，他把「甜柄」分給老人一塊，這是很大量的。

「我給你買呀！」高五爺微笑着說，「我一定給你買，你等幾年過好了的時候，……我們的地收了莊稼，我就給你買馬，買車，還收拾咱們的房子。……那時候咱們的房子很好呢，院子裡有花有草，可是現在都完了，沒有了。」

老人嘮叨着說：

「你不用上學了，那時候就光在家裏種地罷！你可以收好些糧食呢。」

「我要上學！」

孩子在他身上跳起來，高聲的叫道：

「我上幼稚園，我姑姑說的，我今年五歲，我六歲的時候就可以上幼稚園了。」

「老祖，」他拉着高五爺的手，「我姑姑給我作了一個小書包呢，……我拿着書包上學去……」

這孩子用着一種古怪的調子唱道：

我是一個好學生

天天上課來用功

媽媽見了笑嘻嘻

爸爸說我是個鬼靈精

他裝着小學生的樣子，來回的走着。又過來搜着老祖的胳膊。問道；

「老祖，你知道幼稚園在那兒嗎？……你不知道罷！幼稚園在戶部街，戶部街你知道嗎？」

？」

他頗爲自負的說：

「老祖，你認得戶部街麼？我認得戶部街。」

「戶部街和幼稚園都沒有糧食。」

老人把孩子當成一個大人似的對他議論着：

「哪兒也沒有糧食，只有種地才有糧食，……種棒子就收棒子，種高粱就收高粱，……

你爺給你買煮玉米吃麼？」

「沒有，」孩子回答說：「他只給我買包子吃。」

「因爲那兒煮玉米太貴了，所以他給你買，……可是你自己種地你吃煮玉米罷，你可以天天吃煮玉米……」

孩子對這樣的談話漸漸不太感興趣，就跑到一旁拔草去了，他一邊叫着一邊用一根繩子把草捆起來。

高五爺出神的聽在草上，他有一點疲乏，在焦灼的太陽裏晒着，四肢都是柔柔的。他看着他的財產，那高粱就可以收割了，棒子已經收割完了，明天要催短工把棒子楷砍下來運



到場裏去：今年的豆子收成也很好，只是晚了一點，不知道能不能趕上好行情。栽種的白菜和蘿卜，也可以賣到好價錢，無論怎麼說，今年冬天和明年春天的糧食總算够自己吃的了，秋末種上小麥，看秋裏雨水這麼勤，明年必又是一茬好麥子。麥子多貪一點，如果豐收，明年秋天就好了，債可以還清，也可以再置備一點傢俱，雇個工把房子收拾收拾……唉！他嘆息着，把這個家已經毀到什麼樣子啊？

他看看天，天是明淨的，萬里無雲，藍色的天空覆蓋着大地，使一切都有所寄託，有所依歸，原野的遠方，也和天融爲一體，成爲完全的東西；堤岸伸長出去，蜿蜒着，僵臥着，一直展開到爲人的視力所不能及到的處所，在那裏，它便被大地吞噬，成爲綠色的，混然的一片。

在這大地的懷抱裏，高五爺覺得他又年青了，他的靈魂重又返復於青年的時代。那時候，大地永無變更，永遠是肥沃而且醇厚的，他想起他的家是怎樣的富裕起來，他怎樣在這個小鎮甸上取得了紳士的地位，而又怎樣的把家業毀害到現在的樣子。

真是一場夢啊！

這夢不知要作到何日何時，也不知道要作成什麼樣子，是一個吉祥的徵兆呢？還是一場

噩夢？誰也不知道，這是人類自己無法知道的事。高五爺的思緒逐漸統一，他要担起這付擔子來，他一定要這麼作，他要在這田地裏種植糧食。因為他是這個家庭的主人，而且這一家人都向他要吃的呢。

他忽然想起那些老朋友，他當紳士的時候每天和他坐在一塊的老朋友們，世事的變化真是快呵！他們都怎麼樣了？胖子王佐才在天津開了布莊，很賺了一筆錢，成爲了不得的人物了。楊家也全家搬到天津去，作着五金的買賣。而岳國棟却死在船上。在他想離開這個小鎮甸的時候，岳四奶奶還和他爭論，可是他已經死了，僵臥在船上了。他的六個兒子又把他搬回來，像運一件貨物似的搬回來。——這就是人生。

誰還在這裏呢？只還有席店老闆劉忠，他因爲要買席，一定要住在這裏，無論怎樣也得住在這裏。一隻手的黃道生仍舊開着他的醫院，他爲隊上的弟兄們醫治槍傷。書記楊晉福發財了，居然也買了地，置了房屋，甚至連李昇也有了一個家，他們都有了家，唉！……

想到這裏，高五爺就不願意再想，他簡直是不敢多想楊晉福和李昇這類人物的事，因爲他覺得這是一種壓迫，一種敵對的壓迫。

他忽然有了一種奇怪的想頭，他感覺出來，他已經老了，而且就要死了。他就要和這一

切告別。

高五爺把孩子帶回家裏的時候，遇見高賢。他忽然想起來問道：

「你到學堂去了麼？」

「我去看了看……」

青年人回答。

「我好幾年沒有見到他們了。」

高五爺認真的說：

「以後不要到那裏去，那不是個好地方，……我們好好的種地罷！哪裏也不用去，去看  
看菜園子……」

他低聲的說：

「在街上走來走去的怕有人算計我們呢！」

### 十三

夜裏沒有人點燈，因為缺乏煤油，而菜油的價錢也很貴。農民們當天剛將黑就睡了，只有些小伙子還願意在晚涼裏摸黑談着一些不着邊際的荒唐話，用力的拍着蚊子，並且互相的調笑着。

高賢在都市裏養成了遲睡的習慣，他躺下之後很久不能入夢，秋天的蚊子哼哼着示威，且隨時叮着人們的大腿，他穿了衣服，偷偷的走出去。

正是陰歷月中的時候，月色很好，夜很靜，人們疲乏了，休息了，休養精力以便明日繼續到田野裏勞動。鄉村三年以來殺盡了狗，到處都沒有聲音，如果不是偶然可以聽到城圍子城門口的隊上的兵們換崗招呼的聲音，和一些青年的嬉笑聲，幾乎可以被人忽視了這個小鎮甸的存在。

高賢溜出來，想找趙錦第去談談，從那一天他和趙錦第分別，就總想能夠見到他再聽到一點別的話，就是無關重要的話也好，他覺得趙錦第有一種力量吸引着他，他誠僕，結實，不妄想，不是英雄然而也不是消極者，他是大地的兒子，他同時具備了土壤的醇厚和草原的潑刺。他是個硬硬朗朗生長在田地裏的人。

高賢叫了門，開門的是趙秀。

「你們還沒睡覺麼？」

他說着一邊走進院子裏來，趙家的院子是很狹小的，他們只有三間房屋，然而也在院子裏種了絲瓜和窩瓜，瓜架搭着和房子一樣高，遮蔽了半個院子，在月光裏，可以照見巧妙的懸在半空中的碩大的窩瓜和偉長的絲瓜。

「我當是誰呢？却原來是高大哥。」

趙秀說着遞給他一個短襪，他坐在月光裏，看見趙秀是很美的，如果女人有七分顏色，有月亮的時候，就有十分顏色了。

「你們還沒有睡覺呀！」

「我媽睡了，」趙秀害羞的說，她不肯坐在襪子上，因為她不知道這個男人夜裏來作什麼。他悄悄的說：

「我很喜歡月亮，我總願意在夜裏和月亮坐一會呢，這心裏總好像有什麼東西湊塞着的，如果坐在月亮底下，看看天，就好了，就能够呼吸了……」

「錦第呢？」

「他在場裏，襪子沒有軋完，他在場裏作夜，」趙秀回答說：「他已經在場裏呆了五天

了，穀子晒不乾，鏟也耙不好。」

「唔，我以爲他在家裏，」高賢說，我想看看他，可是他白天忙的那個樣子。一點功夫也沒有……」

他想走開這裏，然而一種什麼力量使他不忍站起來，他想他也許不是來找趙錦第，而是另外爲了某種目的才到趙家來的，而且他突然覺得，就是要想找了談談的也不是趙錦第，而是趙秀。

一種人類的本能，沒有人能夠用知識或理論解釋這種奇怪的生活現象，不論是生物學家，心理學家或是哲學家；趙秀存在於高賢心上的地位，從第一日在田地裏見面就已經是很高的了。高賢很奇怪爲什麼這個女子在他的印象裏會如此的深刻，這不過是一個農村裏的普通女子，她沒有受過學校的教育，是一個文盲，也沒有好的紳士們所需要的闊闊的教養，她只有一身粗破的鄉下的衣服，布作的鞋，已經有窟窿用布補上了。而且她並沒有修飾；華貴的首飾，脂粉和香料，她沒有見過，並且沒有想過。她完全是田野的一朵小花，沒有濃郁的香氣和迷人的顏色，僅止是這樣的罷！他想。

可是他覺得他已經在愛着這個女子了，愛着這個漂亮的女人有着一個優美的靈魂，她的

富於彈性的皮虛引誘着他，她的動作、聲音、言語，都是自然的，坦白的，真實的，因為她是大地親生的女兒的原故。他想，他受了誘惑也許是因為這個原故，城市裏也許有更漂亮和更嬌媚的女人，然而如果立在一起比較起來，她們便不似一塊破布。因為，她們是作做的，假裝的，那些高貴的樣子和華麗的外衣，正包圍一個卑鄙的靈魂，她們的高傲不過是虛榮心和希望別人尊敬的原故，她們不知道她們自己的真價值，其實把那些高價的首飾，衣料，化妝品都投資在母猪身上；母猪一定也可以扮成一個美女。……高賢這樣的想着，他出神的望着趙秀，趙秀在月光之下顯得更加美麗和安靜。如一個成功的藝術家所造作的一件完美的藝術品，——石膏的塑像或是青銅的彫像。

靈魂，一個偉大的內在的靈魂，這個女人確是具有了，他想，所以她是出色的美麗。兩個人沉默着，月亮照着他們，誰也沒有話可說。

秋天的夜風是愉快的，它有一點涼，吹着人們清爽而且舒適。趙秀慢慢的坐在高賢的旁邊，她始終在看着天空，月亮的光輝照得它附近的星星都失色而隱蔽了。

現在高賢已經不想再走開，他甚至不願意走開，他便一直坐這麼一夜——

過了半晌，趙秀低聲的說：

「高大哥，你不笑我麼？我常常想些奇怪的事，……你難道月亮多亮才！在別的地方，不會也有人坐在院子裏看月亮，和我們一樣麼？……你說呢？」

他一動不動的坐在那裏，彷彿有點輕飄飄的，她接着說：

「別處的人也像我們一樣麼？要整天勞苦的種地，可是又要付出多一半的花銷，老是不夠呢，買了種子就沒有糧過冬了，不賣糧又沒有錢買種子，老是這樣，沒有一年不是這樣，……我二哥快累死了。」

高賢不知道要怎樣回答他，他想不到應該說什麼話來，他只不時地偷看趙秀的臉，在那大眼睛裏有一對月亮，完全是一樣明潔的。

「我大哥是個古怪人，」她喃喃的說道：「他忽然想起來要到外邊去了，他說。」

「——我到各家去看看去，瞧瞧他們和我們一樣不一樣，是不是也像我們似的這麼黑天白日的過苦日子。」

「他去了。出去了四年，只帶回一個鐵杓子來，他說外邊只有王麻子的鐵杓子好，別的什麼也不好，沒有一點好東西，可是王麻子的鐵杓子真是又靈便又結實；……你說這不是好笑的事麼？」



她問着高賢道：

「可是我們要一把鐵杵子有什麼用處呢？又不輕易炒菜吃，我大哥就是這麼個怪人。……他說這一輩子永遠不離艾子口了，你說外邊真是這樣麼？一點好的地方也沒有麼？」她的語調像什麼金屬樂器的聲音，清脆而且嫵婉，她懷疑的說：

「我想不會呢？我沒有見過有別的人上我們這兒來，我也是愛我的家，這兒都熟了，我認識這個鎖甸上所有的人，並且知道他們的家裏怎樣，如果到外邊我就誰也不認識。……我愛着我的家，可是別人一定也愛着別人的家呢，不是一樣的嗎？別人的家未必比我們的壞罷！」

高賢驚訝的聽着這個女人的想法的奇妙；他想這個女子的心靈一定是深邃而細膩的。

趙秀接着說：

「我二哥反對大哥，他們兩個脾氣總和不來。二哥不願意大哥在你家裡工作呢，二哥說：……自己不是有地嗎？給人作活到什麼時候也是長工，高五爺收的高粱並不許你拿走他一袋。」

可是大哥一點也不着惱，他說和高五爺在一塊過了二十年了，脾氣投合，自己的地一個

人就够種的了，兩個人種收了還不够吃的，他勸二哥積錢買個牛，再租十畝八畝地，可以多收成一點，他說他不娶她孀了，可是一定叫二哥娶……」

「有些人不是很厭惡女人嗎？」

她害羞的說：

「女人種地永遠不如男人們呢，一會兒就累了，不能幹活了……」

這個女人一定知道許多事，她一定常常要思想的，而且一定想得很多。高賢靜靜的聽着她的述訴。

「二哥呢，有時願意種地，有時又不願意種地。他嫌地太少，花銷又大，辛辛苦苦一年，除了吃的就不够花銷，拿了花銷又不够吃的。他說要當兵去，或者下衙作工去……在這裏什麼也沒有，甚麼也看不見，整天和穀子高粱在一塊，……他不愛牛呢，他因為媽老了，走了沒有人管，所以就整天咒念媽媽。……可是他們沒有管我，大哥二哥都不管我，連媽也不管我，……我有被人厭惡的地方嗎？我會種地呢……」

停了半日，她像作夢似的說道：

「高大哥！我知道得太少呀！我什麼也不知道，我要是識字會念書就好了，書上一定寫

着許多事，可是我不認識。」

高賢在月光裏可以看見她的臉紅着，她囁囁的說：

「你們在外邊上學真是有福呀！聽說大妹妹和三妹妹都上學了，她們真是修來的呀！我就沒有這樣的福氣……」她像一個孩子似的說道：「我可以跟你學字麼？高大哥，冬天的時候你要不走你費心教給我認字罷！我一定用心的學呢，這麼大上學堂再學字人家會笑話我的，」她央求道：「高大哥你肯教我嗎？你不會笑話我罷！」

她停了一會，輕輕的又說道：

「我真想到各處去看看呢！可是我是個女的，……我願意知道知道別處是什麼樣的呀！」

她無告的憂鬱的嘆息起來。

「這個女人的心裏真是可愛的，」高賢想：「她自己還不知道她的可愛和美麗罷！」

「你爲什麼不理我呢？」

趙秀發現了高賢很少作聲，她羞愧的問道：

「你討厭我麼？因爲我無知無識麼？……我是個鄉下人……」

她几乎要哭出來了。

「我很喜歡你呢，」高賢握着她的手，她突然遇到這樣的事情非常驚嚇，掙扎着要躲開却抽不出她的手來，於是也就安靜下來，被高賢緊緊的握着，撫摸着。

「我很喜歡聽你談話，」高賢說，「你說的很有道理呢，這世界很大很大，並不只是我們這一個小鎮甸，我教給你念書吧！秀妹，你是很美麗的呢！」

趙秀心跳着，怕着這個男人。可是又願意把身子緊靠着他，男人的體熱是溫暖的，她愉快的把靈魂都交付在這個青年的手裏。

「二哥和我說過你，」趙秀說：「他說你是這鎮上最有希望的一個人，他沒有想到你回家種地來了，他說，你如果沒有這些地，你一定可以作出點什麼事情來了，……他厭惡了他的地了，……他說他不願意再當牛，他要當一個馬了。」

趙秀依偎在高賢的懷裏問道：

「你爲什麼要回來呀！你不是可以在天津念書麼！」

「我念書有什麼用呢？」高賢說，可是他立刻想起來這樣的意思這個女人未必能明白的，他就痛苦的看着月亮，他自己的思想戰鬥着，打了一個回合又一個回合。

瓜架下有秋虫在叫，月亮的顏色更是皎潔了。

趙秀突然站起來，拉着高賢說：

「天晚了，你走罷，人們知道了不好呢，我二哥沒有在家……」

當他臨走的時候，趙秀的有力的大手推着他，挽着他，嘲笑的說道：

「趕緊回去罷，晚了的時候，我大嫂要罰你呢。」

她於是又放低了聲音：

「你可不要說是在這裏，……我不願意叫大嫂知道……」

秋夜的風是涼的。

## 十四

今年的秋天到處豐收，是十足的好年月。高粱，穀子，棒子，豆子，沒有一宗不是成實而且豐滿的。農民喜悅的感激着大地，集上的商人活躍起來，小鎮街上又逐漸恢復了生氣。肉舖子開了張，賣着豬肉和羊肉，雜貨店添了燒酒和真正的小磨香油，人們在去靜海縣的公

路上，往返的奔跑着，由天津運來農民急需的鹹、火柴、棉線，種小麥用的殺虫粉，小量的布匹和砂糖。

債主也在四鄉活動，背着「錢叉子」（註十七）催賬的人也在各村出現了，「新集」的小市也運來了，而且每個市集都有牲口販子和賣估衣的人來趕集，連吳九齡的父親也作了幾筆好買賣，農民和商人都在大胆的吃着油條，不再打聽油條的價錢。

糧食開始集中到這個小鎮甸上來，許多田主急切的盼望趕緊換掉現錢以應他們的急需，購買麥種，交納花銷，和購置他們所必須的用具。接着就是八月節，在過陰曆年之前唯一的清算賬目和買賣交易的大關口。過節之後，農民便閒下來，地主頂多也只要長工整理一些雜務。外鄉的短工開始回鄉，這小鎮甸就要準備冬眠。在冬天的時候，除掉好鬥脾的浪當人，誰也不願意出他的房門一步。

可是糧食的價錢卻不見上漲，比頭秋跌落了三分之一，而且大量收買的商人很少，只是利用自行車沿鐵路線向天津之類的都市販運糧食的小販，買二百斤或三百斤的數目，他們又不買高粱和棒子。可以賣掉一點的是小米，行情始終在二百元左右浮游，於是有些大量的糧

食就賸下來，花銷錢逼得很緊，農民們焦急的期待着，爲什麼今年沒有收糧食的老客呢？我們總是要還賬的呀！人們紛紛議論，集上散佈着各種各樣的謠言，到後來大家都失望的形怨起來了，而且嘆息起年月的特別來了。

「真沒有見過這樣的年月，」一個農民在道上吼叫着：「沒有人要買我的棒子麼！」

跛子每天到高家來要花銷，一見着高五爺就嘵嘵不休。述說着當差的苦處和帶怨高五爺故意不拿錢讓他來回跑路。

「我讓你一趟一趟跑來嗎？」

高五爺氣急的和跛子爭吵着，「我糧食要賣到現錢，我當時就把花銷交清。」

「要不然你到天津去一趟」高五爺向高賢說：「讓你爸爸再想法借一筆……糧食不會不漲錢，現在這樣子，一定會落下來，……如果留到明年春天再賣的時候，可以多賣一點。」

高賢想着這個事情，他像個老年人似的計算着。

「多少呢？」

「五千塊錢。」

「五千塊錢呀！」他大叫起來了，「那三百塊錢也還是出三分利錢借來的，……在天津

到那兒去借五千塊錢！我們要是能借到五千塊錢就不用回家種地來了，天津的家裏吃糧食還等着由鄉下運去，一個富裕的錢都沒有呀！」

高五爺比高賢更明白家裏的情形，他懊喪的坐在棒子口袋上，一把一把掏着珠子似的棒子稞粒，棒子是光亮而堅大的，十分的好成色。

「唉！沒有容易事情。」

高五爺嘆息着，數着口袋的個數，計算着，分配着，把每個口袋的棒子比較着。

在街上高賢遇見王世忠，王先生一把拉住他，親切的說：

「你爲什麼沒有來呢？那一天等了你好久，縣裏的視學員來了，連校董也盼你去陪客，

……我派老劉一頓好找，你上那兒去了？」

「我下地去看莊稼。」

高賢推托了這個不愉快的會晤，他不願意去作這樣的招待，他看見校董說什麼話呢，校董早就訪問着他，審察着他，估量他是不是可以拿出一點錢來。

「我和你有點話說，」王世忠把高賢拉到僻靜所在，悄悄的问道：

「人們都在傳言你們今年收成好，可是花銷又不拿，校董——他始終是把鎮長叫作校董



，——要問是爲什麼呢？你家又是大戶，這事情要是鬧起來免不了麻煩，……我是好說歹說，你爹和我有交情……」他熱心的說道：

「你也該替你爺想想辦法呀！他那大的幾數了，現在還比往年嗎？弄到局子裏去，……比不的年青的，受氣也受不了唄！」

「是因爲糧食賣不了，你看看集上那有買糧食的，」高賢解釋着，他忽然明白了爲什麼王先生竟然有了這樣的好心，於是便半是認真半是嘲笑的說：

「王先生給想想辦法看罷，和鎮長又是熟人，我家和王先生是老世交，王先生還會不替我家說說好話嗎！」

王先生十足的露着陰謀家的臉相，這人無時不想找一點意外的便宜，他沒有田地，廿多年來便依賴着他的嘴生活，用他的嘴南扯北戰，而且和每個有權勢的勾結，作他們的說客。

「校董在開一個酒廠，」他秘密的說，「正在收買高粱呢……而且也收買粽子。」

他把嘴唇湊在高賢的耳朵邊：

「這事情他不願意被別人知道，要不然，行情就要漲上去了。而且司令也要作這個買賣，他們不太對付呢。」他把聲音更加放低了一點，「司令要發發糧食，校董說：這不行呀！」

縣裏也沒有命令，鎮上每月有每月的給養……這幾天不應當呢，校董早把縣裏的隊伍安排好，司令不聽話就接縣裏的隊伍，誰來鎮上不是拿花銷，……視學員不是來了麼，這爲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他很滿意於他引用了這樣的典故。

「視學員是來作什麼？我們這個小學還值得視察麼？他是來看看這裏的情形，只要校董一句話，縣裏的隊伍馬上開過來，三七二十一，機關槍波波波波，這個司令呀那個司令呀，交槍大吉，……那時候就是咱們的天下，我不是說麼……」

他拉着高賢的袖子：

「他們都想搶這點糧食，而且誰也不肯出大價錢，孫龐鬥智，你看這齣戲吧，有好的，……司令不許老客收糧食，外人誰也不知道，我是聽校董說的，爲什麼，他要收呀！他要賺錢呀！」王先生憤懣的叫道：

「這不是使我們沒有法子活着了麼，他是個外鄉人，校董呢，總是本鄉本土的，校董想了個辦法，他可以借錢，拿糧食借錢。雖然價錢稍微小一點，可是我可以通融，有好幾家都把糧食抵押了，我經手辦的。」他自負的說：

「你和五爺商量商量也押了罷，反正早晚不是得出手，早賣了晚不賣，你家裡也吃不了那麼多糧了呀！哈哈！」他得意的大笑着，這時候他是完全不怕別人偷聽了，他拉着高賢的肩膀，親切而且體貼。

等不到青年人有什麼話說，他又威嚇道：

「要辦還是早一點好，等有了變故，就來不及了，這年頭，誰知道明天怎麼樣，過了今天就不知道明天，你想想，司令要是一統制，他自己定出官價來，所有的糧食都由他買，你想想，不也得賣給他嗎！他自己就是法律，誰也管不了他，連閻王爺都管不了他。……這年頭也是司令太多了，到處都是司令，東也司令西也司令，……他們是誰的司令呢？誰也不知道……而且，」他補充道：「聽說鎮上對不交花銷的人，也要辦制呢，反正現在有地的手裏都有糧食，要是糧食一充公，可也是損失，……那時候還能按行市算麼！」

他問高賢道：

「你說是不是呢？」

高賢很快就清楚了這許多內幕，王先生畢竟是個曉事的，他自己完全暴露了這個小蠱蝕上的一切陰謀和策劃，而且也說明白了自己的立場。高賢早就料到會有這樣的一天，他不敢

和那一一些管公事的人們接觸，是怕把他也捲入漩渦，他們會給他個名義，逼着他要錢，他沒有想到，如今却也是一樣，他是個地主而且他收獲了糧食。

別人呢，是準備用這樣的機會來變成一個地主，以便將來可以收獲糧食。他爲這種突然得到的結論不覺好笑起來。在火車上見到的那些襤褸的忠厚的農民的面孔，在公路上遇到的強盜的剛毅的粗獷的態度，一下子都擠進他的腦子裡來。甚至連死掉了的吳九齡，小學校那一羣無恥的教員，趙鎮第和趙秀，以及長工趙鍾第，一個個一齊在他的腦子裡跳舞，翻躍，痛苦着他並且撕碎着他的神經。他在不能躲避的境遇裏，自然的安定下來，沒有再比已經知道了自己的命運。而更爲容易鎮靜和決斷的事了。他微笑的感謝了王先生的好意，問道：

「給個什麼價錢呢？」

「比行情自然小，」王先生這時候是很抱歉的，他幾乎也不滿意鎮長這種手腕，他诅咒道：

「真不是像你爹那一夥管公事的一樣了，你看看吧，處處都弄錢，沒有地方不弄錢……」

「他接着說：

「比行情大概少着五十塊錢光景，只收高粱和棒子，不要小米豆子，而且成色……」

「就費心給辦一辦罷！」

高賢不耐煩的說：

「都看王先生的照顧了，我們是老世交啦！」

於是兩個人就彼此會心的大笑起來。

## 十五

吃飯的時候，高賢把事情的經過告訴給祖父，他怕老人生氣，婉婉的述訴着，而且說明着鎮上的情勢，和彼此利害的關係。

「我們住在這兒就沒有法子唄！」他說道：「任誰都有權利，而我們沒有權利……」高五爺熱心的喝着棒子米粥，聽完了高賢的報告，不由得氣憤的大叫起來：

「還有王法麼！」他喊道：「他們想要怎樣就怎樣呀！這還不够麼！他們還不滿足麼！我們什麼都完了！都沒有了，可是他們蓋了房子置了地，莫非他們還要把人們逼死嗎！」

他高聲喊叫着，比打架還利害的樣子，臉紅紅的，在額角上流着汗珠子。

「我們是沒有活路了呀！……他們比強盜還利害麼！他們不如把這些土地奪走，而把我一塊兒槍斃，……這樣他們不是更可以發財麼！更可以發財麼！狗雜種……」

老人被激怒起來了，他在廚房裏跳着，嘶叫着，而且絕望的張着手，又用力痛苦的抓着他的頭髮。人們沒有法子勸阻他使他安靜一點，大家慌亂的央告他平平氣，請求他不要着急，事情慢慢的商量，或者另想別的法。

「這是生氣的事情麼！」他怒叫道：「你們不知道這一棵一棵糧食是怎麼來的呀！……這是我的血我的汗！我願意着急麼！……那些狗雜種在搶我呀！他們就是土匪，什麼司令，什麼鎮長，都是他媽的強盜呀！」

他拍着桌子：

「他們那一個沒有經過麼！那一個沒有殺過人，……那一個沒有幹過奸淫掠奪，……他們那一本賬存在我的肚子裏，……我會知他們算賬的，我死了到閻王爺那兒也會跟他們算賬的，……我能饒他們麼！我死了也不饒他們呀！——

他痛苦的抓着胸口，急燥的向每個人怒吼着。

「你們看看，我由春天到今日，六十多的老頭子了，容易麼！容易麼！……總算收了這點糧食，就一步也不放開你呀！我早就知道他們在怎麼安排，他們是串通好了的……我是一個傻子麼！」

他由口袋裏把一把賬單掏出來，擡在地上，他指着這一束白紙吼叫道：

「你們看看罷！看看罷！他們要我們多少錢！他們要我們的命呀！……一萬八千塊！一萬八千塊！一萬八千塊！」他握着拳頭喊道：「我們一共收了多少糧食，我們的糧食是怎麼來的呢？是用我頭子的血澆出來的，那棵糧食上沒有我老頭子的汗！一萬八千塊，他們不如槍斃了我，我三個月就要出一萬八千塊錢的花銷，他們拿這錢去作什麼呀！他們抽白面婆太太去了，他們海樂去了，他們買了地蓋了房子了，可是還是我的錢呀！我辛辛苦苦一年，和頭老牛一樣，他們連口水都不讓我喝，我和頭老牛一樣……」

這種失常的樣子驚嚇了所有的人，高五爺從來沒有這樣的喊叫過，他永遠的是慢吞吞的，把一切事情用他的精力應付着，將就着，馬虎着，一直到能夠敷衍了爲止。人們沒有看見過他這麼哭號而且跳嘔。老二家的和馮婉蕪扶着他們，不使他跌倒在地上，高賢無言的奔跑着，想着鎮靜這個人的神經的有效的辦法。又賢嚇得大哭起來，孩子不知道這是怎麼一會事

，人們打仗呢還是爲什麼，他苦痛的抱着高五爺的大腿，哀苦的撕着老姐的衣裳。

高五爺發洩完了他的怨氣，他如一個放了氣的氣球，慢慢的塌下來而且安穩下來了。他像一個被人世侮了的孩子似的委曲的呻吟着，疲乏的坐在椅子上。高賢倒給他一杯白水，他的臉漸漸的又恢復了那種年老的黑黝和蒼白，他四肢無力，如一個生過一場大病。

大家小心的侍奉着他，安慰着他，並且謹慎着在他的周圍，不再使任何語言和動作刺惱了他。

不久，他恢復了平常的樣子，看着家族的爲他的苦惱而焦急的神氣，他抱歉的收斂着自己的感情，使這匹怒奔的野馬仍舊和往日一樣，迂緩的散步着，踱着，微笑着。

他撫摸着孩子又賢的頭髮說：

「到你種地的時候就遇不上這些強盜了，他們活不了多長的壽命，……他們得不到好死好報，」他愛撫着孩子，拉着孩子的手，「……我們饒恕他們，老天爺不饒恕他們……」

這時候他忽然又願意讓這孩子去上學了，他的思想在各個範疇裏起伏着，找尋着懲治這些惡人，和報復他們的方法，他想着將來有一天孩子有地位和力量的時候可以用這口惡氣，他自小就被這口惡氣壓着，迫着着，一直到他鬍子蒼白的時候，他永遠感受着壓迫，所有



的勢力給他的壓迫，他想着到他的曾孫種這些田地的時候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大地的給與，可以沒有這些強盜，而且力量足夠應付這些強盜和騙子們。

孩子躺在他的懷裏，看着這些人們不再發狂和號叫，他莫名其妙的望着每一個人。

高五爺回憶着他這一年所遇到的一切不幸和不愉快的事件，真是在怎樣的生活着呀。

「我沒有死掉，你想想看，這不是很便宜的事麼！」

他向高賢說：

「我如果像你爹那樣的身體，恐怕早就死了，我爲這點地土你想想是費了多少精力呀！」

「有一天」，他說：「我上十五里堡看莊稼去了，那兒有我們的高梁，……離家十五里地，……我老了，走得很慢，走三四里又得憩一會兒，到了那裏已經過午，可是天陰了，要下雨的樣子。」

他講着這一次的生命，低聲的說：

「莊稼很好，很茂盛，應該雇兩三個人打打藥子。我計算一定要幾個人才合適，我沒有敢多休息，因爲天陰的很利害，也許雨就要來了，我口又渴，而且疲倦，只在那地裏呆了一

會，我趕着往回裏走，……」

他停了一停。

「可是沒有多遠；……還不到一里地，雨就下起來，我想這可糟了，沒有躲雨的地方，我穿的衣服又少，……早晨天很悶熱，我歲數老了，如果是暴風暴雨，我非死在野地裏不可，……我懼怕着，腿就發起顫來，雨打在我臉上，很冷，雨不太大，可是不一會我混身就濕了，也許還沒有全濕而是我覺得濕透了。……這時候，我混身一勁力氣沒有了，只賸了打冷戰，我不知道我還在走還是沒有走，冷氣一直涼到心裏，我好像浸在水裏，牙齒碰擊着，我抖着，可是我還算有力量，我一直支持着，掙扎着……」

高賢痛苦的看着他，好像他這時候也還在那雨淋之中，他聽着祖父說道：

「一切都是命呀！這時候却有一輛車經過這裏，被雨趕回來的，我不認得那個把式，可是我想他是艾子口的車，我那時候還能勉強說話，我說是艾子口的車麼？行行好把我帶走吧，我要凍死了。……其實無論是哪裏的車也得跟走，不然就完了，……並不用多久。」

「——上來罷！走罷！」

牲口也是濕的，把式和跟車的（註十八）也是混身精濕的，誰也不說話，在雨水裏走着

走着，……我覺得這個路很長，沒完沒了，遇不見一個人也遇不見一個影子，好像比平時遠了五倍或者十倍，慢慢我心裏什麼意念也沒有了。在忙還想家，想你們，想天津你們怎樣生活，想又賢，想一切別的閑事。可是以後就什麼也不再想，只想大概會凍死罷，甚至不能死在家裏罷！……以後，好像就是這樣的事情也不想，……什麼也不想，也不知道車要把我拉到那裏去，……就這麼走着走着……」

「一直走到我們的場邊，……我的心裏還清醒，我知道得明明白白，我說，你們讓我下去吧，我快到家了，……那車往西去了，他們是西頭的車。」

他接着說道：

「場裏的窩舖裏我找了半天才找着一個人，我曾經大聲的喊叫過，可是沒有人答應我，雨還在下着，一時大一時小，我渾身癢癢着，腿在抽筋，而且心裏有點迷迷糊糊。我好不容易看見一個人，是在避雨的短工，他的衣裳只濕了一半，在窩舖裏坐着，我說：費費心你給我送個信去罷，我快要凍死了，我實在走不了啦。可是他說：我就是這麼一身衣裳，我出去濕

（註十八）一輛大車的組織，是有這樣的兩個人，把式（趕車的）和跟車的，跟車的只是刷手，不能算二把式。

了怎麼辦呢？我也怕冷呀！……我沒有法子，只好在窩舖裏坐着，混身抽縮成一個小團。我先還掙扎着叫喚了幾聲，以後就凍昏過去了，什麼也不知道了。」

他難過的想着那個時候的困苦，廚房裏靜靜的，大家聽着老人講這個悲慘的故事。

「後來到底是有救了，趙錦第在那邊的窩舖裏避雨，他也趕上這場雨了，他聽見我的聲音跑過來招呼了我，我已經不認識他而且什麼也不知道了，他弄了些乾草堆在我身上，跑回家來拿衣裳來了，我後來被他們抬回來，一直躺了一夜。」

「可是我沒有病呢，」他接着說：「一點也沒有病，沒有發熱也沒有感冒，……你說這不是奇怪的事嗎？我不是很容易就可以死掉了嗎，如果趙錦第看不見我，或者我在窪裏遇上大車，我不是早就死了嗎！」

他喃喃的說道：

「種這點田地真不容易呀！你看那一棵莊稼不是你親手扶植起來的，唯一的願望，平平安安的過日子，……可是那些狗雜種，」他又想起鎮長和那些花銷來，「他們不讓你安心過日子，他們要剝你的皮，而且要使你破產，使你不能够生活……」

高賢在祖父面前羞愧的憤懣着，他很抱愧不能替代祖父去種田，使老人可以在家裏安靜

的住些日子，老人的歲數已經够大而且所作的事情也已經够多了。

「只要有我這條老命，」祖父說；「我就要生長在田裏，這一家子人吃什麼呢？我們非在地裏飛糧食不可囉！我們是莊稼人，沒有別的辦法，……只要老天爺好收成，過幾年，日子也就又好起來了。」

他的希望又燃燒起來了，他想着他一生和命運掙扎着，搏鬥着，他還沒有一次失敗過，他有那樣的精力和勇氣。然而他想到那一些新紳士們對他的剝削，他不覺又吸了一口涼氣，「這時候那裏還有王法！」他嘆息的說：「我那一班人馬都完了，都老了，而且也不管不了現在的事，現在是什麼事呢，當了紳士就可以發財，……我那時候麼，」他說：

「沒有無緣無故的用過鎖上一個小銅子呀！」

他親熱的抱着孩子又賢，孩子懂事的乖乖的被他愛撫着，他說：

「過年的時候我給你買一個小豬，宰宰給你燉肉吃，別人吃我們，我們為什麼不吃自己呢，……我給買啊買啊……」

「我吃豬耳朵！」孩子又賢貪婪的喊道：「我還要豬水泡，當皮球踢。」

「給你豬耳朵和豬水泡，」祖父愉快的說，「也給你豬肝和拆骨肉呢，你姑姑他們在天

津可是什麼也摸不到吃，她們那裏沒有呀！」

空氣因為孩子的緣故而緩和了，又變得和平日一樣的喜悦和愉快，這是一個孩子在家裏的用處，也就是祖父祖母急着要娶兒媳婦或孫子媳婦的理由。大家喜歡着，談笑着，一直到夜晚的時候。

高家把糧食押給鎮長，並且由那裏借得了錢開銷了花銷。王先生也得了一點好處，鎮長給他賞錢，他又由高五爺這裏拿到了點中人應有的報酬，他謙虛的推讓着，當高五爺給他錢的時候，他說：

「五爺，我怎麼好要你的錢呢，我是爲錢才管這樣的閒事麼？我們有交情呀！」

他說着就把錢塞在小褂的口袋裏，而且用別針別起來了。

## 十六

王世忠先生坐在校董王監甫的家裏，覺得他自己也並不完全是個渺小的人物。

他所以不能發跡，那完全是由於他的太太和他的命運的原故。他自己這樣解釋着。他痛恨着他的太太，毆打着她並且辱罵着她，而且不准那個女人哭泣和叫喊。

「都是讓你妨的我，」他咒罵着女人說：「我這一輩子算完了，毀在你手裏了！他媽的！」

於是他狠狠的又打了那女人一拳。

和這個小鎮上所有別的公民一樣，他相信在女人某一個應該生長毛髮的地方如果例外却沒有生長毛髮的時候，那時於她的丈夫是不祥的，當結婚的第一夜他發現了女人的這個秘密，他就跳腳大罵起來：

「你是一個白虎呀！你要弄得我家破人亡！」

女人偷偷啜泣着，忍受着，王先生也不敢向任何人宣佈這個秘密，他們一直保守了幾十年。

對於每一個紳士，王先生都盡了最大的恭敬和他的熱誠，可是他竟沒有一次能夠得到一點好處。這一回他想到，一定可以有點辦法了，可以沾上一點什麼了，他自己有一種預感，好像他的精神特別愉快似的，他和校董很是投緣。

「你買罷買罷！」他向鎮長說：「不用出現錢呀，你把花翎錢款上來，在你這裏存他兩個月，於是糧食可以在你這裏存放兩個月，……兩個月，我保你漲二成的價錢，這不是個明理，」他鼓惑着鎮長：

「沒有人不想賣糧食呢，都等着錢，你的花銷再催得緊一點，……只要緊一點，糧食在他們家裏放着有什麼用處，他們等着派人去沒收麼！」

王先生當着中人，他各處奔跑着，每個地主家裏和上街耀賣糧食的農民的集上；買賣作得很好，他拿着鎮長給他的回扣，而且又由賣主那裏討一筆賞錢，於是他有錢起來了，也吃起肉和小鷄子來了。

他穿着洋布大衫，在鎮長的屋裏有點發燥，鎮長躺在床上抽大煙，一種特殊的氣味在王先生的週圍旋繞着，揮發着。鎮長客氣的讓着他的功臣。

「王先生，你抽一口。」

「我不會呢？我沒有這個福氣，」他說：「我抽煙捲都頭暈，……真是那個那個……」他吶吶的不知道要說什麼好了。

「王先生真是好人，」鎮長誇獎說，「這是過家之道，規規矩矩，像我這個，有這個嗜



好，沒有法子，也老了，戒不了啦。」

鎮長因爲已經是紳士的原故，便處處學文雅，屋子裏掛起字畫，縣知事給寫的對聯，還有一幅上海精印的美人圖。鎮長是個喜好女人的色男，他姪着女人，而且戲弄着她們。

「女人就是這個，」他指着煙膏和王先生說：

「你如果抽它的時候就有精神，如果不抽它就完了，你病了一樣，流鼻涕，流眼淚，不能睡覺。……可是你如果每天抽，就要上癮，而且就要把身子弄壞了。」

他很得意這個比喻恰當，哈哈大笑起來。

「高見高見，」王老師附合著：「鎮長！——他以為這時候如果稱呼校董的話便頗爲那個，——你真是，哈哈……」——這哈哈是最好的，它表示了一切的意思。

鎮長愉快的吞嚥着白色的烟霧，他幾乎很少讀那些帶有香氣的白煙由嘴和鼻孔裏漏洩出來，他貪婪的，而且急促的吸食着，使屋子裏充滿了煙氣。

「有一個女人，」鎮長說：「一個姑娘，……我那一天看見的，打聽了打聽原來是高五爺家長工的妹妹，叫什麼，叫小秀，……」——他閉着眼睛享受着抽了大煙的人們的難得的快感。

「樣子長得很好呢，很有點意思。」

他吞吞吐吐的說：「你弟弟歲數也不行了，不能作事，……他一共有三個太太——沒有一個能侍候我的……」

「……………」

王老師看着他，如一個壁虎在望着一個蒼蠅，他已經猜對了八分。於是就親熱而且放肆的拍着鎮長的大腿說道：

「你不要打那樣的念頭，人家是黃花姑娘呢！」

「黃花姑娘！都說高賢半夜半夜在她家裡，有好幾個人看見了，這年月還有黃花姑娘……」

鎮長被王先生猜對了心思，不覺大笑起來，他接着鄭重的說：

「我是明媒正娶呢，又不是偷偷摸摸，……她家如果答應，我就好好待幾座客，小孩子們都是好臉的，我不能委曲她，……兩套衣裳兩副首飾，給她媽二百塊錢，這算對的起她了罷，只要來了不倒我的戈，」他愉快的呻吟着：「噯呀！我的小人呀！你想我不想我呀！」

「她不想你，」王先生他一定要把這件事看成了不起的嚴重，因為這樣會對他有好處，

他說道：

「艾子口的大姑娘可以裝一次車，鎮長幹嗎就瞧上這麼個小丫頭，這個丫頭很不好意思，鎮長也不是不知道，都是有名有姓的。」

「我就是看上了她。她不像妖精一樣呢，我厭煩那些妖精了，整天吃大魚大肉的把胃腸都吃膩了。」

鎮長裝着老頭子，學着道白似的唱道：

「這一樁事麼，還要有勞兄長呀！啊！」

他已經抽足了；他的精神又來了，他興奮的跳起來，喊道：

「辦辦，辦辦，辦成了我請你下衛避避去，也是好些日子沒有下衛了，……我那小翠寶不定怎麼想我了。」

「你找你的小翠寶去吧！」王先生知道在這時候他的價值和重要，「這事我可辦不了，你道這是燒餅油條嗎，到街上就可以買來……」

鎮長焦燥的又躺在床上，他想着對付這件事情的辦法，他決斷的說：「我一定要把她娶來而且把她佔有。」

「那是個像糖水一樣的女人，」他心裏想。「是甜的而且是脆的，正如一個鴨梨一樣，簡直是一枚上等的煙泡呀，又美又脆，不是嗎？她一定是很有力氣的，……而且一定能够生育……」

鎮長一直到现在還沒有小孩，他三個太太都不給他生養小孩。

「可是高賢那小子，」他想着，幾乎有了嫉妒的心情：「他不會有什麼事吧，不能够吧，他不致於……罷！」

他向王先生說：

「你真替我說說去罷，我知道你有辦法，也不算委屈她不是麼！……讓她完了好好謝謝媒人。」

如果再堅持下去那是不好的，王世忠很得體的說：

「我去試試去，自然是爲了你的事，要不然……可是誰知道成不成呢？我去試試去罷，看着她的意思怎麼樣罷，不成的時候再想辦法，鎮長要成全她不是給他個臉麼！不是麼！」

他問着鎮長，使鎮長心裏麻舒舒的，又躺下去抽他的大煙。

「祝學員的事呢？」王先生補充着：「他沒有對我有什麼批評麼？」

這個傢伙圖謀在這個小學校裏造成一個位置，他可以多拿五十塊錢而且可以剋扣一點經費。他吞吞吐吐的希望鎮長向視學員說說，派他一個校長，那時候，他就想，連地位也提高了呢。——這不是一舉兩得的事麼！

鎮長抽着大烟，吸吸着，不放鬆一口煙氣，他爲了王先生的這種要求，幾乎生出一種反感，他看着這個人，貪婪，猥瑣，陰險而且虛偽，他差不多要後悔爲什麼託這樣一個人去收買那個美豔的女孩子，他想了半日，却又想不出別的什麼合適的人，在這個小鎮甸上，王先生是唯一的說媒——他有時也跑房繹——的人物呢，他天生來一付好嘴。

「那不成問題呀！」鎮長嚥下一口烟去答道：「你包在我身上，那不就是一句話麼，……而且這一回視學員來，鎮長也託他給我帶了口信來呢，這都不是外人呢。」他負責的說道：「你不用掛在心上。」

王先生滿意了，微笑了。他拿起草帽來告辭，向鎮長鞠着不必要的大躬，而且學着官場的派頭，由鎮長的家裏走出來。

「你們哪，都是什麼東西呢，」王先生想，他穿着小巷，不使別人注意他和遇見他。

「沒有一個人不想弄錢，弄女人，買地買房……而且永遠要佔有……可是却又永遠的

是變動着，一個有勢力的紳士，當五年或者三年，完了，別人起來替代了他，另外的人來當紳士了，……以後是，永遠是這麼旋轉着，更替着……」

可是王先生却永遠是王先生，他沒有換動，始終是小學校員，他幾乎毀了所有的這個小鎮向上的地主的兒女，而且，他和所有的紳士都是朋友，沒有一點分別和厚薄，當他們當着紳士的時候，王先生永遠是恭敬他們而且為他們辦事的。

他忽然奇怪的想着：

「這是怎麼回事呢？」

他像突然才想起來似的，驚訝着這樣的事實。誰當起紳士來了，於是便有了權柄，種地呀！作買賣呀！……很快的發了財，蓋起瓦房和馬廐。過了幾年，便又有新紳士出現，借着一種偶然的機會，或者是在縣衙門書上一狀，於是他把老紳士趕走，而佔據着這個位置，他來發財，置下他的財產。一直等着別人起來把他攆掉，而替代他來處理這個小鎮上的事務，那時候，就又有新紳士。

他發現了這樣的寶貴的見解，而且他更見到這樣的情形：

如果這個新紳士是有錢有地的，他便等老紳士家裏出來不會種地或者不懂種地的子孫

，於是牠可以用低廉的價錢收買，在一些小農人手裏買來的地呢，不過是十畝八畝的，沒有好地。新紳士大量的收買着，奪取着，於是他成爲一個大的地主了。他可以買七匹或者九匹馬了，可是現在的紳士，都等不得那樣遲慢的時候。

他想着王盛甫這個傢伙，光棍出身，房子也沒有一間，可是一當了紳士，他沒有時間等着別人給他機會，他要自己製造機會。於是，他捉弄所有的地主，而把他們的錢弄過來，地弄過來，房子弄過來，他是用這麼個辦法發財，捉住一個地主，他大膽的說：拿五萬罷，……沒有錢，……賣地罷！……他可以收買，不然，送到司令部去，司令是他的盟兄，……於是，他有了田地了。而且，地主都逃開了，都跑到天津或是靜海縣去了。

他想着：……他們會不會再回來呢？再把這紳士的位置奪過來，而且打王盛甫一頓皮鞭子，取回他們的農具，牛，馬，和田地，他們會不會呢？他們會的罷，等曹司令一下台，又換上馬司令或牛司令，或是什麼司令，那時候他們就回來了，仍舊在鎮公所喝茶，談着女人和亂七八糟的事，並且也仍舊攤派花銷。……而且高五爺就已經回來了，大膽的回來了，不怕前長和司令綁他的票，他還有幾乎五百畝地呢，七八萬塊錢的財產呀！並且高賢那個孩子，整天穿高制服，一會兒到學堂去了，一會兒到菜園子裏去了，一會兒跑到天主教堂找神父

去了，他是個怎樣的傢伙呀！……他想，他不會有什麼作用罷！

王先生爲這些別人的事苦惱着，他想他應當有一個好辦法，不要得罪王盛甫，也不要得罪高五爺，而且更不要得罪高賢他們，他想到：

「都是我的好朋友……都可以幫助我，使我也有些錢來，也置地也蓋瓦房……」

他忽然又想：

「……王盛甫會對付高賢罷，如果他想奪這個頭長，而且高賢找誰來幫他的忙呢？……我如果當了校長，就可以進城，可以見縣長和別的官們，可是他們不肯幫助高賢呢？而且隊伍上的意見怎麼樣呀？曹司令並不認識高賢，……可是他又爲什麼永遠穿綠制服呢？……這不是農民的衣裳呀！」

王世忠先生爲這些想念擾害了，他不安起來，他跳着對太太喊道：

「你還沒有作好飯嗎？一輩子你都作不好飯，……我是被你害了，被你害了呀！」

他想他如果作了頭長，那就好了，可以再娶一個太太了，他也不算太老，六十歲不是還有生兒子的麼！

一直到夜裏，他才找着長工趙鍾第。



## 十七

小鎮上的空氣擾動着，因為農民賣不掉糧食，而且流行着種種的謠言，

十五里堡的田主把牲口都送到鎮上來，白日在田裏作工，夜晚便寄養在認識的地主家裏，長工也和牲口睡在一塊。十五里堡白家的三個牲口在高五爺的牛厩裏養着，趙鍾第的屋子裏多了兩個新朋友，他們抽着小煙袋，辱罵着，嘆息着，好像他們這一生就是由辱罵和嘆息生活過來的，除此以外，再也沒有什麼了。

「怎麼回事呢？」高賢問那個白家的長工。

農民疲乏的回答說：

「要錢唄，沒有人不要錢，……夜裏不能睡覺呀！總有人去要錢……」

「什麼人呢？是兵嗎？」

「誰知道是什麼人，」那個長工不願意回答這一類的問題，他已經絲毫不感覺興趣，因

爲他見得太多了。習慣了。

「有人要錢，就給錢，什麼人都是一樣。」他轉向趙鍾第說：「不是麼？不都是一樣麼？都是來要錢的罷！」

高賢猜想這傢伙或者是個白痴，農民有各種各式的說話方法和語彙，而主要的，是要說得非常曖昧和含混，以便使你不能明白他的意思。——他不需要你明白他的意思。他們自己明白就行了。可是牲口能明白他們的意思，他們向牲口叫喊着：

「唯，唯，混蛋，你們要造反麼！……噲！噲！」

於是在牛廐裏跳着嘶叫的牲口就不動了，老老實實的吃草去了。

王世忠奔走着，他找所有的人，並且和所有的人耳語，都相信頭上要發生什麼事件了，慌亂的猜疑着，議論着，打聽着。他並且拜訪了高賢，詢問這青年人對於頭長和司令的意見，要求他到小學校去教書，並且告訴他一些荒唐而且無稽的謠言。他一句也沒有說視學員的話，和關於趙秀的話，他和趙鍾第的談判是秘密的，比外交家的陰謀還秘密，他自己一句也不說，而且央求趙鍾第不許宣佈。

青年們集聚在趙鍾第的院子裏。趙鍾第和他的妹妹趙秀——她痛苦的沉默着，趙鍾第已經

告訴了她，而她自己則是在一個月以前就知道有這樣的事情要來了。！！小學教員王憲林，高賢，還有一個他們大家的朋友，雜貨商人張誠，他和高賢曾經是永遠在一塊，而且在天津念過一年中學。

就要過中秋節了，月念一天比一天圓，它像一個氣球一樣在遠處的樹梢掛着，放着金黃色的，柔媚的光。

「對你有許多謠言呢，高賢，」商人張誠坐在矮凳上，痛苦的說道：「人類爲什麼這麼猜疑呀！」

他望着高賢說：

「你想要當鎮長麼？你爲什麼要當鎮長呢？人們說你就要幹起隊伍來了，說你買了槍，而且在縣裏辦下名義來了，這是真的麼！」

高賢憤怒的思索着，他研究這謊話所以被造出來的原因。

「我要那樣幹，一定把鎮長抓起來，而且槍斃他。」他憤懣的叫喚着：「把小學校改革，趕走那些比豬還可厭的教員，……司令呢，他要投降我，我繳他的械，而且組織保衛我們這鎮甸的軍隊……」

他悲哀的嘆息着。

「可是我還沒有那力量呢，我沒有一支槍，而且也沒有隊伍。」

他望着那月亮說：

「農民們要種地，並且收穫糧食，可是誰幫助他們呢，沒有人幫助，……人們要毀害他們，……他們都要破產了。」

「可是現在你要趕緊想一個辦法，」張誠說，「你離開這裏還是怎樣保衛你自己。……你有槍嗎？」

高賢陷於沉思之中。

「如果吳九爺活着的時候就好了，他有槍而且有隊伍……」趙錦第說。「可是你回來晚了，你應該早兩年回來……」

高賢想着這一個月給他的在精神上的磨練和刺激。他在院子裏踱着，他踏着他的淡漠的影子又看着他重新生長起來，趙秀一個人躲在遠的瓜棚的角落裏，她在那裏像是哭泣着。

「鄉村，這就是鄉村，」高賢想：「這裏有牛，而且也有狼啊，要緊的怎麼對付這狼。」

他想起來祖父對他的期望和父親對他的期望，這些期望都不是他所想的，他的唯一的引誘是大地的田禾所播散的香氣，和那些沃土在田地裏發着喘息的聲音，他熱愛着那些田地，比愛他自己的生命更甚。農民們簡單的生活着，豐收着，而且教育他們的第二代。田禾是豐滿的，富饒的。人們安樂的幸福的生活着，愉快而且滿足。於是，人們才能有文明，才能和疾病，災害，……一切威脅人們生活的魔鬼鬥爭。而且和貪婪，自私，卑鄙，愚昧，荒淫，無恥，……那一些人們的恥辱鬥爭，而且，他想着：

「這是可能的事呀！這並不是夢想，在這大地上，可以建設這美麗的宮園，這是容易的事罷！」

「然而誰來完成這個任務呢？這要依賴誰呢？」

他焦燥的在院子裏徘徊着，想着這一些無依無告的人，甚至想着他的祖父，他的孩子，和他的家。

他們是要沒落還是要再生呢？祖父在那裏掙扎，他盼望仍舊把「文章華國」「忠厚傳家」的對聯掛在大門上，而且仍舊盼望人們尊重他，恭敬他，……他有錢，有土地，有買賣，他的家便可以安逸的生活，他也可以坐在客廳裏喝酒，以後他的重孫長大起來，接受這份財

產，有馬和肥沃的田地，這是一個殷實的地主，……然而這是可能的嗎？時代還允許他來作完這個夢嗎？在這個夢裏，他將要怎樣勞苦他自己呢？

還有天津，他想着：是個一百五十萬人口的都市，有他的父親母親，妹妹在那裏，他們每天要像乞丐一樣的生活，他們一生勞働着，工作者，從沒有怨言和不滿。然而他們却只能在那裏流落着，寄生着，……因為他們不習慣那種生活，也沒有在那裏生活的技能，他們如果回來，便是優秀的農民……。

他想起母親對於耕種土地的經驗來，那經驗是比任何一個莊稼人也不遜色的，他想着，母親自己耕種過土地呢。

「我要想辦法」他想着：「……想辦法……」

這個小鎮甸的政權；守善堂高宅，他的那家；隊伍；自私自利的地主，懦弱的農民，肥沃的田地和那些無辜的孩子們，以至於趙秀……這一切複雜的份劑都在他的腦子裏配合着，發酵着，如同起着物理的作用和化學的作用，生着熱，冒着煙，沸動着，變化着，他爲這些各種各樣的思想苦澀着他，咬噬着他，他的神經痛楚，呻吟着。

他興奮而且下了決心。

「我是要想一個辦法的，我要真去作，而且一定要作起來。」

「你知道了趙秀的事嗎？」

趙錦第說：

「你沒有聽見王盛甫那個混蛋嗎？」

趙秀由瓜棚底下跑出來，拉着趙錦第的手。她痛苦的央求說：

「哥哥，你不要說了，說什麼呢，不用說了呀……」

那個粗壯的青年人已經塞滿了整個肚子的怒氣，他隨時都要爆炸而且跳起來。

「我要割他的几巴，」他粗野的喊道：「我這兒是窩子麼，二百塊錢我就把我的妹妹賣

了麼！」

趙秀聽着二哥的野話，羞慚的用手捂着臉哭泣。

那個發狂了的小伙子接着罵道：

「我花二百塊錢，我娶他妹妹！」

他接着說：

「我也許不要呢，他媽的，他想斜了心眼！」

高賢聽着趙錦第講這個無恥的故事，大家都憤怒着，沉默着。

「你們要留神王世忠的陰謀，」王憲林說；「他是個陰謀家，他在製造一切毀害別人的計策，」他罵着說：「只要他發財，他沒有事情不幹呀！他認王盛甫當乾爹他也幹，……只要王盛甫給他錢。」

「你聽到什麼消息麼？」張誠說：「學校裏有什麼消息麼？」

「聽到了，」王憲林說：「他們不避諱我，他們就要預備着了，而且就要動手了。」

「所以我勸你馬上離開這裏，」張誠向高賢勸告道：「你離開這裏我們再想長遠的辦法，你明天或者後天會出事的，他們會收拾你的，並不需要什麼罪名……」

他把那些陰謀，他由商會裏聽來的那些批評，他講着，這許多話由王憲林證實了。

「我是要離開這裏，」高賢悲痛的說：「我在這裏沒有力量，他們可以像殺一隻小雞一樣的殺掉了我，……可是我有力量的時候，我就要……」

他嘆息着說：

「我走了這裏怎麼辦呢？仍舊這麼無恥和可憐的生活着麼？」

大家靜論起來。



「我也想離開這裏呢，」趙秀忽然向他哥哥說，「我出去看看去，瞧瞧別的世界，別的人，……這個小鎮甸真是太沒有意思了。」

「你走罷，」趙錦第說，「你走了也好，我可以對付王盛甫，我不怕他，他還沒有消滅他的憤怒，」我要割下他的……」

他說了半句就止住了，這一回他想起來在妹妹面前不應當說那樣的話了。

「一塊到天津去罷！」

高賢坐下來，他握着張誠的手。

「我把她也帶到天津去，我還要想一想，」他沈思的說，「我那裏還有朋友，我要和他們商量商量辦法，怎麼能使我再回來，那時候我們就……」

王憲林快樂的拍着手，他跳着，叫着，他喊道：

「你們走罷，而且我盼你們快回來，不要忘了我們啊！」

「要走呢，今天夜裏就走罷，白天是困難的，他們監視着你呢，我認識哨兵，我送你們去，他可以放你們過去的。」

高賢沒有和馮婉英說什麼理由，他只吻了孩子，而且讓她告訴祖父，說他到天津去了，

他就走了。

月夜是很美的，月光如水，它戲弄着田禾，在大地的懷抱裏，一切都是可愛的，純潔的，泥土在散放着熱氣，它在養育着所有的生物呢。

## 十八

牛在牛廄裏叫着：

「哞——！哞——！」

又是一個落雨的天，天已經涼透了，秋天就要完了，人們收割了他們的糧食，按照命運佈置給他們的計畫，貯藏起來，或是賣掉。人們準備着，計算着，安排明年他們怎樣祈求大地的賜與。他們想着，商量着，在家族之間開着會議。

「你不用叫！」趙鍾第詛罵着，他的皮氣更壞了。他已經咒罵了所有的人。連他的祖宗和他自己。

「你叫什麼！」他對牛說：「你吃草罷！你已經作完了活了，明年你再作你的工作，種植小麥高粱榛子，然後給你吃草，……現在你可以休息了。」

他拍着牛的頸子說：「你還不滿意麼？我沒有拿鞭子打你呀！」

他把小煙袋又掏出來，點上火，冒着濃而且香的白煙。

「人們就是這樣生活！」他嘆息着說：「就是這樣的活着啊！活着罷！」

他坐在門檻上看天去了。

天是灰的，雨下着，緊一陣又慢一陣。

小鎮很安靜，而且有一點寂寞。大地育蘊着一切有生命和沒有生命的東西，一切有思想和沒有思想的東西。動着，長着，發芽，開花，而且結着豐滿的果實。

冀魯大平原三角淀地帶，由子牙河和大清河交叉灌漑的沃土地帶，是很豐饒的呢。

冬天快要來了，過去冬天的時候，就是春天。

牛又在牛廄裏發着深重的鼻音吼叫了：

哞！……哞！……



## 後記

好像總應該在這本小冊子的後面寫幾句話，雖然這又是多餘的；對於我自己，我覺得很悲哀，因為一直到今日為止，還沒有力量可以拒絕寂寞的試探，這本小書就是在這種心情下寫出來的。

這是不成熟的東西，我知道；然而當它在雜誌上連續發表的時候，也遭受過「批評家」噁哩咕嚕的議論了，他們不是批評作品，是批評我爲什麼寫這書，「你呀！爲什麼是個跛子呢？」假如我是個跛子的時候，他們就這麼批評了，自然我自己也不明白跛子和這書有什麼關係，或者我爲什麼是一個跛子，所幸我還不是一個跛子。我以爲，這大概是無關緊要的。這一類「批評家」，到現在我才知道，也並不止是北平的特產，在漢口也有這種動物，不過更無恥更卑鄙，下流到連書也不提了，只說：你是外來的，我不喜歡，漢口是漢口人的漢口，云云云云。

我想，還是印出來罷，對這樣的「批評家」，印出東西來比抽他們一頓鞭子更有效力可以證明他不過是臭虫；連這小說的幼稚和草率，也可以不必向讀者請罪，再沒有比一個文學者解釋他的作品的事更無聊和更沒有意思的了。他自己知道寫的不好，他將有機會學習或進步。在我，是感謝那些蒼蠅批評家，他使我有勇氣再寫下去，因為世界上存在着他們的原故，對人類有信心，和相信自己不是虫子的人，一定要把他的感情更勇敢的寫出來的，這不是報復，是一種大量的輕蔑。

這本小書後半部曾經想改寫，後來重看了一次，覺得就這樣也就算了，假如改寫，不如重寫的好，我以為一個故事的本身，也是自自然然，未曾經過左改右改的。還有，這個故事只是「地主」的序曲，我想，寫「地主」的時候好好用功罷，這「牛」只當不是我寫的，是鬼寫的；自然，寫地主也未必就能真用功，我實在很懶，有些「批評家」，他們比我還懶的，你寫什麼他們也不看，他們只「批評」就算了，如果有工夫的時候，我也想寫寫這種「批評家」。

這都是與「牛」無關的話，和「牛」有關的事情記在這裏：一，封面的插圖是王禹君畫的，那個「牛」字是彭玉珍小姐寫的——她今年七歲——我都謝謝他們；二，我也希望這書

阿荔能看見，因為我還記着她。她比「秋初」出版的時候，又大一歲了。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日在漢口 關永吉

